金薤琳琅二十卷

〔明〕都穆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汪氏刻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金薤琳琅二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

是書倣隸釋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輯編次

各爲辨證凡周刻二秦刻六漢刻二十三

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錄原文其

剝落不完者則取洪适隸釋補之不盡據

石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論其載韓敕

造孔廟禮器碑不知隸釋所錄但有碑陰

而無兩側乃誤合兩側於碑陰更譏洪适

之闕漏又論其所釋兩側之文以河南屢

師爲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爲侯成交父舛

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內𣏌字下

一字石鼓作鼜薛尚功作憂此乃作夏會

稽石刻無皋之皋卽罪字此作辠字書體

頗誤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譜既字

下有平字與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註

闕文疎畧尚往往而有然所錄碑刻具載

全文今或不能悉見金石文跋尾謂所載

貞元九年姜嫄公劉廟碑今已損失三十

餘字是可以備參核矣穆別有南濠文畧

六卷其後二卷卽此書所載諸碑跋蓋用

集古錄跋尾編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

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敘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搉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

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濠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琅所錄一以洪氏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固其理也嘗見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庾鶴銘鄧興宗張子厚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齟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徵不足者其點畫不能悉依本文而每多以近體且間有不審致譌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怨其誤吾鄉汪子荻洲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鐵碻而下字字比校一還其本眞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其揚本參對果不誣蓋揚本容有精猾之不同而且一經翦裁并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子之爲功於

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譌顚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槩抹撥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精若此殆有幸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既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乾隆四十三年季冬月吉東里盧文弨書

金薤琳琅　序

金薤琳琅目錄

卷一
周壇山石刻　穆王
周石鼓文　宣王
卷二
秦嶧山刻石　始皇廿六年
秦泰山刻石　無年月
秦會稽刻石　始皇卅七年
秦之罘刻石　無年月
秦琅邪臺刻石　始皇廿八年
秦詛楚文　無年月　始皇嶧山諸刻石前但此文後出都氏亦頗有疑辭故置卷末耳下漢諸碑亦不盡依世年爲次考洪氏隸釋亦然今悉仍其舊唯趙氏金石錄次弟爲不紊云
卷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桓帝永興元年六月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
漢魯相晨孔廟後碑　靈帝建寧三年三月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桓帝永壽三年九月

韓勑碑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桓帝延熹七年二月
門生故吏名
卷四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靈帝建寧四年六月
孔彪碑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靈帝熹平二年四月
魯峻碑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順帝漢安二年八月

景君碑陰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桓帝建和元年二月
卷五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靈帝時無年月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桓帝永康元年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靈帝熹平三年
周府君碑陰
漢衞尉衡方碑靈帝建寧三年二月
卷六

漢酸棗令劉熊碑無年月
漢淳于長夏承碑靈帝建寧三年六月
漢西嶽華山廟碑桓帝延熹四年七月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靈帝熹平三年正月
漢蕩陰令張君碑靈帝中平三年二月
卷七
漢堂邑令費鳳碑靈帝熹平六年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十月

漢郎中鄭固碑桓帝延熹元年四月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魏明帝青龍三年
梁陶宏景瘞鶴銘無年月　此碑原本不錄今增入
卷八
隋皇甫府君碑文帝仁壽四年貞觀初立
隋龍藏寺碑文帝開皇六年十二月
隋姚恭公墓誌銘煬帝大業七年十月
隋緣果道場塼塔記煬帝大業九年
卷九

唐洛陽令鄭府君碑武后久視元年六月
唐杳冥君銘武后神功元年
唐鄖官石記序元宗開元十六年七月
卷十
唐臧尚書碑代宗廣德元年十月
唐元靖李先生碑代宗大歷十二年五月
卷十一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元宗天寶十一載四月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無年月

卷十二
唐嵩岳少林寺碑元宗開元十六年七月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元宗天寶九載四月
唐少林寺戒壇銘元宗開元三年正月
卷十三
幽州昭仁寺碑太宗貞觀四年十一月
卷十四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文宗太和三年四月
唐大達法師元祕碑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無年月
卷十五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元宗天寶元載三月
唐唐興寺碑元宗開元六年九月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元宗天寶二載十二月
卷十六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代宗大歷七年九月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代宗大歷十三年三月
卷十七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無年月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德宗貞元十三年
唐姜嫄公劉廟碑德宗貞元九年四月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元宗開元十三年
卷十八
孔子廟堂碑太宗貞觀四年
破邪論序無年月
卷十九
唐弥國公功德銘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

卷二十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代宗大歷三年
唐顏少保碑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補遺
夏禹衡岳碑 無年月
漢郃陽令曹全碑 靈帝中平二年十月
曹全碑陰
唐景龍觀鐘銘 唐宗景雲二年九月
唐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憲宗元和四年二月

金薤琳琅目錄終

金薤琳琅卷一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周壇山石刻

周石鼓文

周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堙滅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問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督工鑿取輦致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刻埋沒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於世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近幸權守于此而覩其眞且

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剝或墜於地失前古妙絕之迹迺俾闕石糊灰括以堅木鐵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他時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石上晉衞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聞

王書七日興歎蓋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謂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鎭陽嘗摩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金石錄謂穆王時所用皆者嗟惜趙明誠合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眞予家舊藏此刻蓋宋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輦致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在慶歷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

自爲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鍾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實惜歐陽公未之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幷著之

周石鼓文

一

鬮四字而師鬮十字庶左鬮四字滔滔是熾鬮四字不具奪鬮五字肝來鬮六字具鬮四字樂天子鬮三字嗣鬮六字來鬮四字

右文十行行七字重文者一共鬮五十二字

二

我水既鬮一字我道既平我鬮一字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維丙申鬮四字我其用道我馬既陳敕鬮一字廉廉駕彼鬮二字左驂驟驟鬮二字邁邁扯

闕二字　女不闕三字翰霾闕二字我公謂天子余及如
闕三字害不余及
右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重文者六
其闕二十一字
三
田車既安鎏音條勒駢闕一字從案此字一作師或又作衆既
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闕一字戎
止射案石本似阢字此作射盖從趙古則讀宮車其寫秀弓寺射
麋豕孔庶麈鹿雉兔其原有旆其闕一字奔大闕一
金薩琳琅　卷一
字出谷亞闕二字畀闕一執而勿射多庶趮趮與趮同
君子攸案石本作迶乃逌字此以今文寫作攸而趙氏讀爲乃盖誤以爲迺字耳
樂
四
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者四其
闕七字
四
之族族闕一字案石本闕二字如虎獸鹿如闕二字案石本闕三字
多賢趣禽闕二字我兔允異
右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六其
闕八字案石本行七字末行六字其闕十二字原本疑誤
五
汧也案石本作陂河岡彼淖淵鯊鯉處之君子闕一字
案石本君子漁之滿又煮其斿趯初下反帛
作一句中無闕字漁之滿又煮其斿趯反帛
魚鱳鱳音洛其鹽案此字舊釋爲沮有作蘊及薀字者皆非本文厎鮮黃
白其鱮又鱒音敷又鰋音綿其胡孔庶鯀之粦粦丑若
金薩琳琅　卷一
反浮浮音汗趙趙音甫其魚維何維鱮維何維鯉何以橐
五
之維楊及柳
右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四其
闕一字案諸家本河滿趯三字並作重文
六
右文五行行五字闕不成文
七
闕一字祓作原作闕一字導遄我治闕一字除帥彼阺
音序闕一字莽爲亜讀若三十里闕一字徵徵徵闕一音迺畧闕一

字栗柞械其闕一字槃格庸庸鳴闕一字亞若其華闕一字爲所斿夏闕一字盭導旨樹闕一字合模本下有孫字非

右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重文者二

共闕十一字

我車既工攻通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阜君子員員獵獵員斿鹿鹿速速君子之求闕二字鹵音調弓弓玆以寺我毆其特其來趩趩彳亍音同趯趯蠆音黃兒即我即時鹿鹿趍趍其來大有我毆其樸其來遻遻射其豲音委蜀案豲音黃豲音委皆不類此二字舊皆無釋文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者九共闕二字

闕三字天靈雨雰流迄闕二字湤滋君子闕一字子即涉作一句中無闕字即涉馬闕一字流闕一字也洎洎闕九字自廓徒騶闕二字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楫深以闕三字于水一方闕四字其奔闕五字事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其闕三十一字

吳人憲亟闕三字案石本闕四字載西載北闕四字而闕三字用闕六字大祝享闕四字執寧逢中圃孔闕一字鹿闕五字噇噇大闕五字求又闕六字是闕二字噇噇大闕五字

右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其闕三十九字

三代文字之存於今者惟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夫吉日癸巳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又不多得然嚴正婉潤端姿肴逸銛利鉤殺則唯石鼓文耳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自宣王至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浸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爲碓磴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

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殷爲也見於秦斤以
丞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
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
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
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殷
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
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
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
刺先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

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
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
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
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
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者且
蘇勖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
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爲宣王田
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

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
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
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脩備之詞一也
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
曰四牡孔阜蓋卽石鼓趯趯六馬四馬其
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卽我
其用道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卽
共游員游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

子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卽左驂
旛旛右驂騏騮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以燕天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
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卽日維丙申
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卽田車既安我車既
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卽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
來遵遵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卽麃麃黃黃
之謂也曰薆此大兕卽我殿其特之謂也

又況石鼓漫滅者多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吉日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篇者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類有得失或前後之相違或多寡之不同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將資古又加三字予嘗得十四字吾衍氏視資古又加三字予嘗得宋揚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較之今世所有者極爲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則一依吾氏及潘氏云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趙古則書

右石鼓文宋代揚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僞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爲周宣王之臣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爲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闊勗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眞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眞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撝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瑞山教諭卒於官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

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眞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眞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

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塡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致京師置于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卽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蓋嘗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閻王宜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卽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卷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秦嶧山刻石

秦泰山刻石

秦會稽刻石

秦之罘刻石

秦琅邪臺刻石

秦詛楚文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轋遠字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烟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

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

秦泰山刻石

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子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秦會稽刻石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

寶以徐鉉摸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摸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疑其非眞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問之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祕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帝時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此碑非文寶之傳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可謂有功於久遠

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位字）作制明（闕五字）廿（闕一字）六（闕二字）并（闕三字）不（闕三字）軷遠黎登茲（闕一字）本原（闕五字）德（闕一字）道（闕一字）行諸產得宜（闕四字）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字在石之西面

大義著明陲于後世（闕四字）皇帝躬聽既平天下（闕五字）興夜寐建設長（闕五字）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二字闕十四字在石之北面

順愼（闕一字）經宣達遠近畢理（闕四字）貴賤分明男女體（闕一字）奉遣詔（闕四字）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闕七字）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闕一字）如（闕二字）爲之

者不稱成功（闕二字）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
臣（闕一字）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
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
字在石之南面
右泰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
至泰山視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
乃鄰幾所遺趙明誠謂宋眞宗東封兗州
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莒公刻之
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閒
汝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
乃摹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
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
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
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卽歐陽公所謂江
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
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
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

稍平故嘗爲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闕蔽闇
跂刮摩垢餙而字始出若益刻文起西面而
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
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
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跂之功也董氏
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今在其南
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嘗仆
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
石崇九尺面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

尺更俟登山訪之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
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
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剝落惟二世詔一
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世有七年親巡
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

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慢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碎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官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辜男秉義程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休銘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閒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閒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所摹本刊於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葢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摹勒置於會稽覺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脩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泰本紀追守句注云石刻首作道可見守當作首刻板譌爲守耳）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眞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

至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爲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于路學卽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

秦之罘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益二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爲眞吾子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邪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于書形勢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于其間哉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莒公賜書堂本也

秦琅邪臺刻石

右秦琅邪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邪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惟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摸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

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侯博識者辨之

秦詛楚文

久湫久讀作故又通作有秦嗣王敢籀文用吉玉寶通作璧使其宗祝邵彆布愍告于不顯大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驟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繆讀作穆力同心兩邦盟誓古若一絆以敶敗祄字古若一絆以齊盟曰葉葉本作葉乃世字毛氏廣川書跋謂葉原本仍之萬子

孫毋相爲不利敘古文印古文仰字案此下載不顯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遁道淫失讀作佚讀作甚讀作眩縱變輸讀作渝讀作盥則內之鼏籀文虩字虐不姑亞亞並作孱刑戮孕敲姊幽刺敘戚古戚字拘圉其叔父貨者讀作冥室櫝棺之中外之鼏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吕臨加我欲棧劉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姓求蔑瀕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鄀祠圭玉羲犧牲迷一作遂取金薤琳琅我音邊城新鄀音皇及郴音於長敘倍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師張矜丞音承慮簡文億字怒飾甲厎兵奮士盛師吕偪倍邊竟讀作境將欲復其覞音眠蹟唯是秦邦之讎厭徹厥輻讀作鄴鞭音偏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吕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作毆亦應侮古受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卉古克字劑巫咸本作劑物古制字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吕盟大

巫咸文與久湫同亞駝亞駝讀作呸文與巫咸同呸沈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駝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渭案廣川書跋謂初得大沈久湫文於邽又得巫咸文於渭與此互異邽鄀岐字乃鳳翔也又次得亞駝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自石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伯此詛爲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柔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況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蘊生先順伯亦云熊相疑卽懷

王二說似爲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神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復謂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惟此而已此或得之子特疑其自秦至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刓闕因據舊本果出何時元

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絕不相類以爲後人僞作但宋世諸公愛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

金薤琳琅卷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漢魯相晨孔廟後碑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勵一字闕二字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闕二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待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闕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嗣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

乾𠓛坤字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關二字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按碑此行及次行下衛題名二人原本失載今依隸釋補錄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闕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宏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𠓛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𠓛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𠓛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疊矩一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始下闕

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蓋魯相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曲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蓋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子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

此碑後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蓋
漢文高苦難得將以供學士大夫之嗜好
而不特此碑然也凡子之錄漢刻其殘闕
者皆以洪本足之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
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
苻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宏德政恢崇

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
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
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卽自
以奉錢脩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
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
經援神契曰元聖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
曰某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
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

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卽歸
國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
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於上下而
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
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禮祀餘（闕一
字）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
農府治所部從事（案時副書以下二十字碑有此一行在尚書下空三字原本失載今依隸釋補錄）
昔在仲尼汁（叶字）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
徵遭衰黑不代倉（闕一字）泺應聘歎鳳不臻自衛
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
黃玉韻（響字）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

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擿雒卻揆未
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晨孔子廟碑靈字建寧二年立
晨姓氏見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
蓋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聞朝廷因尚書
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出酒脯之
祠自用俸錢以供禋祀知其爲魯之賢相
也

魯相晨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
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闕一字
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
祇肅屑儁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
復禮稽度元靈而無公出享獻之闕一字案碑作薦欽
因春饗導物嘉會述脩璧雍社稷品制卽上尚
書參以苻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
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
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
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
孔靁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尤
案此穴字當从宀从人而碑實作尤吏無大小咨府竭寺咸俾來
觀幷睇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八
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
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
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靖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
之周左墻垣壞決作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流里
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
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
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不能
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
所願樂
又勑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
南北各種一行梓
假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

與佐除

右史晨孔廟後碑載當時廟享觀禮者自長史李謙五官掾孔暢而下凡九百七人可謂盛矣廟享之後晨復脩濬治井及置守墓之人蓋不但如前碑所云出俸錢以供祀事其有功於孔氏甚大而部史仇靖縣吏劉耽亦復補垣除道至通大溝則晨固有以啓之也吁晨誠賢矣哉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闕一字育闕一字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驗思歎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闕一字隸作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與食糧亡于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荷鍾磬瑟鼓雷洗觴觚俾鹿柤桓邊柂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興朝車威熹宣抒元汗以注水深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士字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遠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闕一字案碑作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闕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

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闕一字案碑作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遠越絕思修造禮樂胡簴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闕一字涿石深除元汙水通闕一字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

載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潁川長社王元君眞二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大守魯應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傳世起千故樂安相魯應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元眞二百故會稽大守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大守魯應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傳世起千故樂安相魯應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元眞二百故會稽大守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大守魯應次公五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元眞二百

伯世二百魯孔巡伯男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趙國邯鄲宋鎮元世二百相主簿薛曹闕一字案碑作仲則闕一字案碑作百文訪濟興三百魯孔憲闕一字案碑作仲則闕一字案碑作百文陽闕二字案碑作王逸案文豫二百彭城廣闕一字案碑作威姜尋子長二百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尚書侍郎魯孔冤元上三千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薛闕一字案碑作弓奉高闕二字案碑作二百案魯孔闕一字案碑作呂松闕一字遠百守廟百作況漢光二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平原隰陰馬堺元冀二百相史卞

石魯孔恢聖文千彭城龔治世平二百騶韋仲卿二百褒成侯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京兆劉安初二百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故督郵魯幵煇景高二百行義掾魯弓如叔都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東州齊伯宣二百故郡武陽董元庠二百故萬子三百河南屓師胄闕一字案碑作安德闕二字作鄰通國三百東河閒東州齊伯宣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

劉闕一字伯存五百處士舜孔徵子闕一字案碑作華二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案此一人原本誤列分治員下本誤故平陵令魯恢元世五百案此一人原本誤列分治員下本誤故平陵令魯恢元世五輝景高下今並據碑訂正右韓勅碑陰隸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較子家舊搨本闕三十有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昌終洛陽王敬予家本則始涿郡太守魯應次公終河南樊文高又有大不同者豈隸釋得之傳錄故有此誤要當以搨本爲是抑此及史晨後碑歐陽公最號博古皆未之見唯趙氏金石錄有之

案韓勅碑四面俱有題名前碑已附八人于末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與碑陰合但失兩側三十四人而已南濠既重列八人于前并增錄兩側于後起止懸殊遂疑隸釋始曲成侯王昌終洛陽王敬爲傳錄之失也論碑固當以搨本爲是然或說其實非中參錯所不能無此書纂題名經翁照共出一碑而開或失次豈即據翁貼本錄之乎今碑至今尚存依次考證足訂南濠之說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案碑題一行原本不載今依隸釋補錄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懿聰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閫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祇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舉已故能興朴息訟是時東嶽黔首猾夏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貞不字闕三祠兵遭睟未寧乃擢若典戎以文脩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闕二字闕三字梅田畯喜于荒閫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劣于酬酢闕三字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闕二字闕三字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闕三字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闕一字是虔夙夜闕一字在公剛剛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死時靡撫茲岱方闕一字彼凶人覆俾闕二字南畝孔鑽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

兇虐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闕一字乃委其榮患告愍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篤篤不陳生播高譽殁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延熹七年十月戊闕一字造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宙孔子十九世孫

而融之父也其事實不見史傳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間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聖人之後者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嘗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

碑云在兗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門生故吏名

門生鉅鹿癭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癭陶趙政字元正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勳字劣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字待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鄉琪字仲雎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衞公國趙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布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門生陳留平邱司馬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豸松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邱齊納字榮謀門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門生北海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覬字勝甫門生北海高泳字季超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豸政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豸文門生濟南東平陵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貝邱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

祺字升明門生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門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嗣三字景漢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憙故吏北海都昌逢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昌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費魚淵宇漢長故吏泰山華母樓覬字世光故吏泰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蒲誨字伯謀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黨故民北海劇陸暹字孟輔弟子陳酺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嗣一字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嗣一字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褒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邱丁瑤字實堅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卞王政字漢方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莅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漢博陵太守孔宙碑　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并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　并陰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匹帥禮不爽好惡不惽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嚼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丐宿闕一字遷闕一字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廩可黜否出闕二字度日恪位守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膺皐陶之闕一字作原疑卽廉字博陵太守郡阻山闕三字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闕一字賊劉闕一字作舁卽曼字案碑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闕一字五教以搏闕一字削四凶以勝殘乃闕三字爰尚桓桓拊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闕一字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闕三字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舉此闕二字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闕二字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闔闕一字以孝竭闕一字餘暇徘徊彈琴擊磬闕二字之味而不改其樂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闕一字綱闕一字卅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闕三字哀哉亶神超邁冢兮冥冥遺孤忉絕于嗟想形闕二字哀遠念功闕三字誡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

八卦揆肴繫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闕二字是闕一字吏崔闕三字王沛等伏信好
古敢詠顯闕一字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
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敷其元秀惟懿
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闕一字克明王
道辯物居方周闕四字也匹名朝無秽政直哉惟
清出統華夏化以興成闕一字猾殄逆賢倚闕一字
庭帝重乃勛自闕二字征所臨如神闕六字之翰先

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愔愔
側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闕三字邈矣不意于嗟
悲兮闕三字息漫漫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没
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
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闕二字于以慰靈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彪孔子十九世孫
與孔宙蓋弟兄行嘗爲尚書侍郎治書御
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
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揚本之存
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故吏齊闕一字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劣公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琩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故吏五官掾博陵博陵安平伯友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南深澤程祚字元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機闕一字閣

右孔彪碑陰故吏出博陵者凡十有三人故其額不稱後官而直書博陵洪氏以爲故吏亩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傾相與立碑遂以本郡題其額也此或得之然予觀漢碑亦往往有書前官者又似不必拘此金

石錄乃云不知何謂非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闕二字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體純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漢闕一字始仕佐職牧守敬愜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

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闕一字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闕一字戴穆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衖未能一暮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糾細舉大權然疏發不爲小威以濟其仁弼中獨斷以效其節案奏闕一字公彈紲五卿華夏祇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

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闕一字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于是門人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涛胡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誄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誄君曰忠惠父息慮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悲蓼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闕一字企有紀能不號詹嗟字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礨落彰軼堂堂忠惠令德孔嬰命闕一字時生雅度宏綽允文武厥姿烈遑內懷溫潤外撮強虐督司京師穌然情邈當闕一字緝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忉惙凡百君子欽誼嘉樂永傳億齡曠矣昀昀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

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證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祛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于蔡邕按徐浩古跡記其敘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殿華馬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金薤琳琅　卷四　七

魯峻碑陰

故吏河內（闕一字）營（闕一字）幼流（闕三字）故吏九江壽春任（闕一字）孝長五百故吏九江壽春陳（闕一字）生沛國譙丁直（闕一字案碑作景）榮千門生勃海（闕二字高城呂（闕一字案碑作圖）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段敦登高千門生汝南召陵干商朝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闕一字案碑作魏）顯文（闕一字案碑作臺）五百門生平原（闕一字案碑作般）顯文（闕一字案碑作般）五百門生人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瑞子行五百門生陳留尉氏胡滿永高五百門生陳留尉氏胡景仲表五百門生濟陰定陶棣蔚子然百門生任（闕一字）城樊兒（闕一字案碑作雄）太平五百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案原本此下又脫四人並據碑補錄）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門生勃海（闕一字）合梁愔叔節三百門生河東蒲反（闕一字）陽（闕二字）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鄭立（闕二字）三百門生東郡（闕一字）平（闕四字）百門生東郡（闕一字案碑作那）顯（闕二字）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四字）百門生魏郡內黃（闕四字作馬）萌子下（闕一字）少（闕一字）三百門生魏郡（闕一字案碑作犛）陽王（闕一字）汝南灊強尹稜（闕二字）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闕二字）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闕一字）二百門生汝南灊強尹顯（案碑上三字）三百門生河間阜成

東鄉晨子闕一字　二百門生河間阜成東鄉荼公闕一字　二百門生平原西平昌劉士景闕一字　二百門生平原殷張謙伯讓二百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門生濟陰繁陽歐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錄至馬子家此碑不特人閒少有且文字籠完

案隸續有魯峻斷碑陰洪氏跋云九十有一碑者以爲魯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所存乃其下之四橫計其上當更有十橫碑載千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作誄七子題名當在前列一石之上正可容三百二十人之數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攷此碑凡三列存者僅二列四十一人下一列已漫滅各書郡縣名字及故吏門生義士之稱并出錢之數與隸續所載無一人同至若爲魯作誄之七子洪氏祇懸斷其有而在第三列也據此則南濠所錄似較確鑿而洪氏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因獲原此碑兩列巾如干尚丁直馬萌呂圖吳盛已明列五人惟誠屯夏侯宏二人無之當

烈竹帛敘其勳乃作誄曰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抱淑守貞皦白清方勉己治身寔深寔剛乃武乃文遵考孝謁假階司農流德元城興利惠民強禦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豪忠讜辨秩東衍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鄰邦歸向分明好惡先以敬讓殘僞易心輕黠逾竟鴈泉不鳴分子遷養元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二字故北海相景君卒歎哀哉國闕二字寶英彥闕一字有夫字疑是古失字疇列宿爵精晚學後時于何窮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哲攸勉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垂羣后莫不流光闕一字於無窮垂芬燿于書篇身殁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詠其

二鰥寡蒙祐以寧蓄道脩德闕一字祉以榮紛紛
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邵父
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父宜之以病被徵委位
致仕民闕一字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釋耒商人空
市隨轝飲淚柔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
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獻闕一字貨絕奄忽
不闕一字孝子悽愴顛倒剝摧遂闕一字匆罔永潛
長歸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忉怛歔欷闕一字
案碑作佪四海冠蓋驚慟傷懷大命闕一字期寔惟
天闕一字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

嗣歔欷哀哉
亂曰考績幽窈闕一字三兮闕四字翔議郎兮再命虎
將綏元二兮規葉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
萬民兮闕四字恩闕一字二兮宜參闕一字案碑作鼎輔闕一字
幹楨兮不永慶壽棄臣子兮仁敷海外著甘棠
兮闕一字石勒銘闕一字不亡兮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蓋任氏在漢爲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

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揚以見惠予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兼以予好收錄中間得于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闕一字中部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故門下督
盜賊劇闕一字案碑作騰頌字闕案碑作叔遠故門下議
金薤琳琅　卷四　十三
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佐闕一字陵孫榮
字亞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逢闕一字案碑作訢字闕一字
成故騎吏劇闕一字麟字闕案碑作敬石故吏朱虛
孫徵字武闕一字故吏營陵薛逸字伯踰故吏營
陵闕二字字中闕一字故吏都昌呂福字孟闕一字故
吏都昌張闕一字字光闕一字故吏都昌羽質字
孟闕一字案碑作朱虛闕二字案碑作鞠欣故書佐闕一字案碑作朱
字君大故書佐闕一字壽淳于闕四字案碑作閻字久宗故
書佐營陵徐會字昌華故書佐都昌闕一字案碑作張

形字闕一字案碑作朔甫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闕一字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一字案碑作槐寶案原本此下脫二人今校補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東安平闕一字案碑作闓廣字廣宗故書佐劇乘禹字伯度紀政字垚堅故書佐淳于孫晓字威光故脩行都昌台邱暹字垚德故脩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脩行營陵笘闕一字字漢興故脩行都昌闕二字案碑作漢久故脩行營陵闕二字案碑作是遷字闕一字案碑作遷盛字護宗故脩行營陵闕一字進字武闕一字故脩

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闕一字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璉故脩行營陵水邱郃字君闕一字故脩行都昌呂興字垚興故脩行都昌逢進字垚安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邢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脩行都昌張闕一字字季遠故脩行平闕二字碑作壽徐案允字伯允故脩行淳于趙尙字上卿故脩行都昌殷音字垚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闕一字案碑作朔甫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一字案碑作槐寶案原本此下脫二人今校補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東安平闕一字案碑作闓廣字廣宗故書佐劇乘禹字伯度紀政字垚堅故書佐淳于孫晓字威光故脩行都昌台邱暹字垚德故脩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脩行營陵笘闕一字字漢興故脩行都昌闕二字案碑作漢久故脩行營陵闕二字案碑作是遷字闕一字案碑作遷盛字護宗故脩行營陵闕一字進字武闕一字故脩

今依隸續補錄二字碑作暨建案虎闕二字故臣吏愼終追遠闕六字案碑上五字作諒闇墳園闕二字沈思守下闕三字當離墓側永懷闕六字以義劃志乃著遺辭以明闕三字碑作厥意魂靈瑕顯列既就聖典有制三闕三字禮備陵成闕一字立樹降畀嘉祐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八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錄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

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亦曰循行盖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功奇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假蔕歷世曠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闕一字質長敷旂夏之文學慈惠寬闕一字孝友元妙苞羅術藝貫洞聖闕一字博兼闕二字耽綜典籍闕三字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闕二字請以闕二字歲舉闕一字翼紫宮闕二字詔徐光顯王室有闕一字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闕一字領校祕鄭研闕一字幽微追昔劉向辯質之徒比闕一字萬矣時戎闕二字匡正一闕二字朝廷惟憂闕二字有司闕二字舉君斑到官之

日闕一字癘吏士嗥虎之怒薄伐闕九字竝百姓賴之邦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闕一字月闕一字日遭疾不闕一字哀闕一字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寮邸署感闕一字爲自古在昔先聖與仁闕二字興替闕二字人存生勞死哀是闕一字孔之珍故闕一字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闕一字守約惟誼是從孝深凱

風志潔羔羊樂是闕二字恬此闕一字光孳孳臨川闕見闕一字墻庶仰其首微妙元通闕一字然清邁六闕一字升闕一字爲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闕一字案碑作俛古文遒乃作闕二字蒙顯宗闕二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曖忽徂逝闕四字不享闕一字耆大命闕二字百遺寮闕一字惟闕一字后帝感傷學夫喪師士女悽愴闕一字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一字後昆萬載歎誦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闕一字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闕二字豐令下邳良成徐崇闕二字故陳笛府

金薤琳琅卷四
孟孝琚碑闕四字　防東長齊國臨朐闕一字紀伯
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右漢敦煌長史武斑碑歐陽公謂其字畫
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
謂以所藏本考之斑官閥氏族與卒之年
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後不應其
本若是豈歐公者揚于當時而趙氏者得
之古揚耶予家本視趙氏雖若不逮然亦
有可觀者

金薤琳琅卷五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并陰
漢衛尉衡方碑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
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
貫綜久游大學藐然高厲鱻於雙匹學優則仕
爲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
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闕二字郎中遷
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屯守元武感哀悲慟加
遇害氣遭疾隕靈闕四字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
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卅載德不忝
闕四字命闕一字不竟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闕一
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字案三署外闕一師旅闕一勒屯守舊威闕一
字碑作幹字闕一旗絳天雷震電擧歎燿赫然陵惟哮
字武闕一虓當遂股肱闕一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闕一
咎癒乎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
褒傷悼遠近哀同身沒闕二萬世諷誦
字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歐陽公謂其文字
殘闕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予家本
殘闕與歐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又往往
可讀如云君卽吳郡府卿之仲子敦煌長

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
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

漢荊州刺史度尙碑

君諱尙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
之後闕一亦世掌位統國法度秦兼天闕下和之
純質秉黃中之正性知含淵藪仁隆春煖義高
秋雲行潔冰霜忼慨壯厲臨闕下休譽固已著矣
及其典牧必招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召所任極
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闕下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

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元化
潛洞百姓闕下數縣恩信並宣令是時南蠻蠢動擢
憂去官更舉孝廉爲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
拜闕下醜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
太守旬月之閒蹔貉寧輯會楊賊畔於闕下拜中
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於營平深入
則輕冠軍附士渥於李廣御衆闕下同滋味必達
井辨幕然後飲舍惠以厚下說以犯難是故所
征輒剋師徒無頓闕下寇殄殪干戈載戢走馬以

糞朝貪厥重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居冊書慰
薦因賜闕下之荊域號慕雖周人之思召伯弗此
踰也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乃闕下
曰
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貞粵初
發藻在彼上虞邁種厥德闕下矣匪祿是榮無言
不儷帝揚厥聲俾作配闕一往撫於荊撫荊惟
侯實爲民望心乎其愛四方是印如何不永闕下

而不朽芳烈遺兮

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時維闕二字歲

右漢荆州刺史度尚碑尚後漢書有傳碑

今在徐州州治蓋成化閒吾鄉顧君崇善

以工部郎中管理河道見其淪於湖陵墟

閒出之遂置於此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湖

陵城東有度尚碑則自漢至晉自晉至今

而此碑未嘗徙也又隸釋云政和中巡檢

王當世見其在湖陵荒野遷之官廨後邑

令滕君欲徙碑於沛舟載而覆沈沒不出

又其後劉宗儀攝令乃立之於使星亭然

不知此碑何年復淪入水中今惟存其首

漢荆州刺史度侯之碑九字其餘文字悉

皆漫滅特頑然片石而已蓋鬧水撞激日

久其字之不存宜也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

光體性敦仁天姿篤厚行與閨門名闕一字州里

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

廼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

騰撫集烝細闕一字綏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

崇舉濟濟吉士充朝招訓闕一字蒙開誘六蔽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闕一字嘉穀

生於野奇草像闕一字隸釋作蓮案莆異根之樹超然

連理於此闕一字時邦域惟寧郡又與南海接比

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紅壹由此水其水源

也出於王禽之山山蓋隆闕三字于天泉肇沸踊

發射其顛分流離散爲十二川彌陵隮阻邱阜闕四

錯連陼陬壅遏末由騁焉爾乃貫山鑽石經闕一字

字揚爭怒浮沈潛伏虵龍結屈澧隆鬱浥千渠

萬滄合聚谿澗下迄安闕隸釋作聶案六龍作難

湍瀨闕二字隸釋作淹案泫沄瀑湲雖詩稱百川沸騰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

已改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闕一字勿

荒忽臚睦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檀柁

提闕一字唱號忼慨沈深不前其成敗也非徒喪

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古來今變甚
終矣于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闕一字案應龍之
畫傷行旅之悲窮哀闕一字隸釋作向案人困厄感蜀
守冰殄絕犁雕闕一字案堆字嘉夫昧淵永用夷易廼命良
吏闕一字隸釋作挾案帥壯夫排積闕一字隸釋作磐案石投
之窾闕二字高塡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順導
其經脈斷徼濫之電波弱陽侯之汹涌由是小
侯闕一字案踐乃平道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
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闕二字樹基於茲雖非

龍門之鴻績亦人君之德宗故船人歎於水渚
行旅語于塗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
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
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帥
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荅龔
雒等命工擊石建碑于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
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乾以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荅中嶽兮
穆崔嵬歎衡林兮獨傾虧增陵陁兮甚隘倚觝

莫涉兮禹不規仰王禽兮又巃嵸俯瀧淵兮怛
以悲岸參天兮無路徯石縱橫兮流洞洞波隆
隆兮聲若雷或抱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有赴
義氾舟楫兮有不避闕一字躬軀兮於元池委性
命兮於芒繳憯寒慄兮不皇計忽隨流兮殆忘
歸懿賢后兮發聖策閉不通兮治斯谿歷巨石
兮以濟填用圮闕一字隸釋作傾隱案導曲機摧六瀧
兮弱闕五字兮散其波威怒定兮混瀾瀾忘聊湫
兮闕五字逝兮蛟龍藏膝老唱兮艫人歌名冠世

裔君乎君乎壽不昔

有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歐公謂其名已
殘闕但知其字爲君光而已趙氏引曾南
豐之言謂周君名昕以爲歐公考之未詳
而其後小字復謂歐公集別有一跋云周
君名憬而又以爲字頗近之予按隸釋云
君諱憬字君光與歐公後跋正合則而豐
所謂名昕者固爲失之而趙氏又何必置

疑於其間哉

此碑元季廬陵陳謨跋謂漢刻本在龍上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匾祉字景賢故含涯長南郡閩一字隸釋作邵案蒼陸字閥一字夏故浈陽守長南平丞長沙漢昌蹇祇字宣節故行事耒陽華夏字漢威故荊州從事曲紅龔臺字少謙故荊州從事曲紅郭荅字伯起故荊州從事郴王鼎字季尼故南部督郵曲紅龔雒字閥一字然故吏曲紅鄧晉字孝直故吏曲紅朱隲字義德故吏曲紅張涼字子才故吏曲紅龔達字叔通故吏曲紅黃部字世尼故吏曲紅周蓋字伯嘗故吏曲紅馬珪字元字故吏曲紅潭承字曼升故吏曲紅劉鵠字季產故吏曲紅黃祺字叔仁故吏曲紅劉越字子省故吏郴褚禧字閥一字讓故吏耒陽蔡閥一字已明故浈陽左尉零陵泉陵閥三字故吏浈陽劉萌字仲閥一字故吏浈陽左勝字仲升故吏浈陽左穌字妙舉故吏浈陽朱碩字子張故吏含涯堯禹字公制故吏含涯黃詳字伯節故吏含涯張邵字曼威故吏含涯黃詳字伯節工師南陽宛王遷字子彊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與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閥二字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閥三字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孫砥仁痛閥四字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大守兄鴈門大守閥三字孝長發其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哲前之美少以文塞敦庬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閥三字秋仕郡辟州

舉孝廉除郎中郎邱侯相膠東令遵尹鐸之導保鄀二城參國起按斑敘闕三字本肇宋化速郵置州舉九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參闕二字綏來王之蠻會喪太夫人感背鄀字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寢闇苫闕一字案碑作苫仍闕一字上言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北平大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戡土佚費省民顯川大守脩清滌俗招拔隱逸光大茅茹國外

浮闕一字案碑作諼界繆動氣泄狂闕五字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大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闕四字隆寬慄鶉火光物隕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太威肅剝儿坤字本朝錄功入登徵衛闕二字翼紫宮夙夜惟寅委蛇在公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闕一字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勅巾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嗇拜步兵校尉處六師之帥維時假階將授

緦衰字職受任浹旬奄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闕二字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荔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闕一字故仲尼既殁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闕一字案碑作諠即諒字以旌德銘以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闕三字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韜綜頊闕一字邈及退身參議帝室剖符宰闕四字隆寬慄鶉火光物有聲旋守中獄幽滯以榮邁種舊京闕四字含澤戴仁闕二字攸寧剋長剋君不虞不揚維明維允耀闕一字案碑作此聲香能悊能惠剋亮天工入統闕二字赳赳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闇闇侃侃顒顒昂昂何規履榘金玉其相饗饗王臣羣公憲章樂旨君子闕二字无彊

銘勒金石闕五問二萬世是傳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下闕

右漢衛尉衡方碑其敘門閥云伊尹在毀號稱阿衡因以爲氏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太守敘官秩云歷郎中郎邱侯相膠東令遷會稽東部都尉徵拜議郎北平潁川兩太守太醫令京兆尹入登衛尉至步兵校尉敘卒葬云年六十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文

字詳悉頗爲完好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顏原卽顏淵原憲子觀其下纘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卽季路也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漢酸棗令劉熊碑

漢淳于長夏承碑

漢西嶽華山廟碑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漢蕩陰令張君碑

漢酸棗令劉熊碑

君諱榮字孟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

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闕一字仍其則子孫亨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疏出王別允受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丕顯闕五字光武皇帝之元孫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誕生昭明岐嶷踰絕長闕四字柴守約履勤體聖心敭敦五經之瑋圖兼古業覈其妙行脩言道闕五字宜京夏莫不師印

六藝五典如源如泉旣練州郡卷舒委隨忠貞闕一字效官闕三字出省揚土流化南城政猶北辰衆星所從三祀有成來臻我邦循東闕一字之惠

抑闕一字禮官賞進厲頑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政教始刊愼嚴五典勤恤民殷闕一字心顧下闕二字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貪究革情清脩勸慕德惠潛流皃芳布九懸縣闕一字濟濟之儀孜孜之踰帥厲後學致之薩沖草上之風莫不嚮應悅誨日新砥闕二字素七業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民之秉彝宜我劉父其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允我劉父言善誘人講禮習聆匪徒豐學屢獲有年闕一字載

克成神民協欣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勳則甄盛德闕一字刻表諸來世垂之罔極褒賢表善揚幽拔微式序在位量能授宜官無曠事闕二字爲正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闕一字順四時接和感暢歲爲豐穰賦稅不煩寔我劉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悔闕一字令德清越孤竹德牟產奇誠宜褒顯照其憲則乃相闕一字咨度諏采撫謠言刊闕一字詩三章其辭曰

清和穆鑠寔惟乾闕一字案碑作此惟嶽降靈篤生我君服骨儼聖允鍾厥醇誕生岐嶷言協闕字墳懿德震燿孝行通神動履規繩文彰虎縯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戔戔闕一字蓼刻像崔嵬鳴一震天臨保漢寔生闕一字勳明試賦授夷夏已親嘉錫來撫潛化如神其神伊何靈不傷人

猗歟明哲秉道之樞養闕一字乎其長渙平成功闕一字暇民豫新我闕一字通用行則達以誘我邦賴茲劉父用說其闕一字案碑作蒙澤零年豐黔首歌頌

右漢酸棗令劉熊碑集古錄作俞鄉侯季子碑且謂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復引後漢書光武子曰廣陵思王荊荊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而不載其名案後漢書元壽紹封廣陵侯其弟三人皆封鄉侯此碑次其兄弟明皆俞鄉侯者不知

爲誰金石錄引酈道元水經注云酸棗城內有漢縣令劉孟陽碑則所缺一字當從水經爲陽又引李利涉編古命氏及唐宰相世系表皆云荆王案王字疑衍生俞鄉元侯平平生彪襲封則熊當爲彪之弟乃光武曾孫而曰元孫者碑之誤也隸釋歐陽公不知碑在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碑而引王建題此碑詩云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而又疑其非

中郎筆法予則以爲建生于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非鑒空而言洪氏不當于此而疑之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承字仲兗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薰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已匡

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絜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歎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寃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行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戚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窕戈不終其紀夙丗實作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儻魂有靈垂後不朽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因治河得之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

隸釋云此碑字體奇怪唐人蓋所祖述又引梁庾元威論書載隸有十餘種此乃其閒之一體宋鄭嶠書衡云漢石經諸刻乃隸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然三家皆不言爲何人書也元王文定公惲跋此碑云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子由是始知爲中郎之蹟碑在今廣平府

學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然心竊疑之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卽永樂七年予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爲予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予益疑始釋然矣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陳登以碑爲蔡伯喈書蓋不攷王氏文集之故後公撰登墓志言永樂閒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用亨及四明王升實予觀三家之篆用亨第一登不能逮若升實則惟用燥筆又在登之下登門人有程南雲者以篆書得至顯官其用筆雖熟然殊乏古法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

漢西嶽華山廟碑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鎭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

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儇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邱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宏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祠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雝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贊禮與岱荒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其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禳凶札拳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汝陽人孫府君諱瑨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俞人丞張易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盧佈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蓁字德長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潁川郜鄴公脩蘇張工闕一字

案碑作郭君闕一字案碑作遷

石漢西嶽華山廟碑子得之御史宋君良弼集古錄引碑文云漢武帝巡省五嶽立

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望仙而以爲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金石錄引漢地里志云華陰有集靈宮水經注云敷水北經集靈宮而謂不特此碑載之及觀之董氏書跋云集靈宮漢志既書之桓譚嘗賦之張景序曰世宗經集靈之宮而復謂三輔黃圖書其制度藝文類聚亦書其名則又金石錄之所未及者此亦可以見博古之難矣

此碑後題云新豐郭香察書楊文貞公跋謂漢魏之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聞于今而文貞惟以爲郭香書而不曰香察其意蓋疑香察不類人名故也隸釋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其說爲得此文貞之所未知然洪氏亦不言爲何人書也按徐浩古迹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浩深于字學且生唐盛時殆非鑿空而言洪氏

失之于不攷耳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會祖父脩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徵朱爵司馬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捥髮傳業好學不厭不脩廉隅不飭小行溫然而恭愾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遯世無悶恬佚淨漠徘徊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見

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麁絺大布之衣糲粢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甕牖樂天知命權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議員之士高尚其事鄉鄰州鄰闕一字親愛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懷惠惟明優於春秋元嚚有成知賤爲貴與世無爭徘徊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

知我者天身歿聲塵千載作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漢元儒先生婁壽碑集古錄云在光化軍乾德縣予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壽有墓在穀城界中而碑在墓側遂遷碑還縣立于勑書樓下則碑在當時得免于毀棄者歐陽公之力也隸釋云元儒先生蓋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勒九夷荒遠既賓通作各貢所有張氏輔漢丞載其德爰既且二字合作暨於君蓋其續緝纘戎鴻緒牧守相係不

殞高問孝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藝於從畋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闕一字中除穀城長蠻字案卽算字舊誤作其今改正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黎種宿野黃巾初起燒平闕一字市斯縣獨全子賤孔莪闕一字道區別尙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瑋通作韋西門帶

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勛流化闕一字基遷蕩陰令
吏民謳頌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
讚魯考父頌殷前喆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
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
來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勛利器不覩
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蕃沛棠樹溫溫
恭人乾道不繆惟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

千祿無疆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旬陽
氣厥枯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賃師
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其享天祚億載萬年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碑云君陳留巳吾人
治京氏易少爲縣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
遷蕩陰令後等刊石立表益其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
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東漢地里志
蕩陰屬河內郡卽今彰德府之湯陰縣巳
吾屬陳留郡卽今開封府之夏邑縣

此碑予官京師時嘗于景太史伯時處見
舊搨本不及錄近得之友人文徵仲拔隸
釋云東漢及魏其碑到今不毀者十才一
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予生去
宋數百年而此本兩見歐趙錄中益未嘗
載隸釋并隸續亦無其文通志金石略所
載碑目雖多然亦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

未必可信而舊物之在天壤間者固不可
盡謂之無也

漢堂邑令費鳳碑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漢堂邑令費鳳碑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漢郎中鄭固碑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漢堂邑令費鳳碑

惟熹平六年歲格于大荒无射之月堂邑令費

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故闕三字守

卜允追而誄之其辭曰

君體履柔穌溫其如玉脩孝友乎閨閾執忠謇

於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闕一

字貸貢孝三署勑舉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

邑斯輕翔翻然高絜王人述職分闕一字班爵台

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闕一字案碑作虐命君

闕二字政化闕一字行從善遷惡三暮致道有恥且

格牧守旌功轉左堂邑垂拱不青而民帥伏三

時之間卒以闕一字洽旻天不弔命也早殁春秋

六十六梨儀瘁傷泣涕連漉豈愛我躬命不可

贖臨終逃闕三字內發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推予

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相副

有始有卒闕二字人善癒分忉惻

故吏故鄭施業字世堅義民堂邑戚忠忠年十

有一慈考早隕喪以備于禮制蓬首而闕三字壤

而消辟地闕三字行母氏以闕四字而悼傷服闕一字

兼五五縗杖其未除廣陵之郡守東海闕二字聞

寢疾而終卒凡百普悲闕四字舜化比屋之餘慶

隨闕一字棺柩車哀以而逆之祖載已畢訖還返

其故鄉君闕一字其節操悲其有闕二字每以闕五字

其老親忠闕二字君厚德念君之仁恩聞君之隕

隧剝斷而孝酸復截縗麻杖闕一字君之柩棺扶

號而竭闕一泣涕其闕二字甫於岐山闕二字其從

之逃君而到官上書而薦君盡禽息之闕二字君

之闕三字君闕一字三闕七字於山闕一字列種嘉奇樹

特爲之潤鮮忠業興（闕二字）猶君恩使然雖君有大化孰能爾者難子喪之終（闕三字）思其顏而（闕一字）死可贖不愛（闕二字）人今君（闕一字）於彼卓譎而超倫吏民慕高蹤來者其如雨偉名建（闕一字）案隸釋作石垂示于（闕二字）磐

門下功曹徐侃字元節主簿呂嘉字元（闕一字）主史陳信字聖舉主記史（闕一字）忠字建臺門下游徼（闕二字）字叔騰門下賊曹（闕二字）字聖臺門下史曹助字仲臺（闕一字）吏呂常字孝讓從掾位徐超字元貴

右漢堂邑令費君碑乃君夫人之弟卜允所撰蓋誄辭也辭之後載鄣土故吏施業堂邑義民戚忠皆竭力送終而忠之所行尤爲卓絕攷之費君沒時忠有廣陵之役既聞訃來奔祖載還鄉及葬有期復截綬麻扶號柩前列植邱木誠可謂之義矣漢去古未遠故民俗之厚如此若後世其可得哉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勖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南容復白珪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叙詩之一篇庶邈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曰

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垂德襲爵銀艾相亞恢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

於心慈孝著於性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清潔皦爾涅而不淳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武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逶虵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職位思賢以自輔元懿守謙虛白駒以（闕一字）案碑

作漂陽丹陽有越寇沒字闕四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長益危亂有不讓又畏此之闕二字碑作罪罟案而闕三字牧爰止其師旅鴈若飛鷹鶩闕一字案碑作鈚若夫虓虎殭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撫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紀輶輿宰堂邑基月而致道覩闕四字遂據于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甥暱與女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甘道阻而且長望遠淚如雨簚馬循大路搴裳

而涉洧闕二字案此句隸釋作悠悠歌闕一字案碑作黍離思似衍一字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於厚土嗟嗟悲且傷每食闕一字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璧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縗杖世所不能爲流稱於鄉黨見吾若君存剝裂而不已壹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伉慨泣下不可止

右漢堂邑令費鳳別碑歐陽公直以爲費鳳碑趙明誠則以爲費鳳碑陰隸釋謂費氏父子三碑並列於吳興校官壁益鳳之父汎爲梁相有碑而鳳亦自有碑此則鳳中表石勖字子才之所述也集古後錄謂勖不遠三千里而會中表之喪觀此情友親厚之心可以悠然而生則隸釋所稱別碑爲是三碑今皆不存此予得之四明豐

解元坊宋搨本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益漢三百八十有七載闕一字于闕四字銘工著斯溧陽長潘君諱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益楚大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闕一字之闕四字德之絕操髫髦闕一字敏闕一字學典謨祖講詩易剖演奧藝外覽百家衆闕一字挈聖抱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介屈私趨公卽仕佐上郡位既重孔武赴著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姦戮猾寇息善歡履菰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

廉除茲初厲清肅賦仁義之風闕三字之迹垂化
放虐岐周流愛雙虐闕二字親臥寶智進直退闕一
字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呼嗟之冤楙無叩
匈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利制戶六
百省無正繇不賚自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於
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塵既來安之闕一字役
三年惟泮宮之教反闕一字俗之禮構脩學官宗
懿招德既安且寧干侯用張圜亘用敷發彼有
的雅容闕一字閑鍾磬縣矣于胥樂焉乃作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藜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彬文
赴武扶弱抑彊闕一字刈髭雄流惡顯忠咨疑元
老師臥作朋脩學童冠琢質繡章寔天生德有
漢將興倘旦在昔我君存今闕一字此龜艾遂尹
三梁永垂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畢尔熾昌
丞沛國鉅趙勳字募伯左尉河內汲董竝字公
房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作吏名戶轡椽楊淮議轉掾李就議轉掾
梅檜戶轡史賀闕一字從掾位侯祖主記史吳超

門下史吳訓門下史吳翔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
得于固城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
門右長樂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末釋
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
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陽洪
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挈爲契粲爲黎
畀爲俾楙爲野賚爲責刻去其刀賢去其

貝干侯與豺侯通尚且謂太公周公可謂
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
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止斯字凡十有
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
如第三行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
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衆之下是儁字案碑隱躍是儁字退之下是慝字役之上爲復反之
下爲失此之上爲卽案碑是服字皆隱隱可見
洪則悉以爲闕文如既安且寧則以爲日

寧梅檜則以爲桓檜豈當時誤于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爲元貞是又以名乾而傅會也禧承乏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挲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于上僭附所見于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脩之所未及者餘尚俟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陰單禧謹識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葢溧水卽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禧所爲而刻之者也禧謂此碑宋紹興中縣尉喻仲遠得于固城湖濱置之官舍則其得免于毀棄仲遠之力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文字者故備錄之

案單君謂洪氏所釋外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卽隸釋所注爲闕者是也單君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合南溧乃以二十七字皆爲禧所考訂殊欠精審

漢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質履上仁闕三字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以衛上清以自脩犯顏謇悍造牘侃辭加以好成方類推賢

達善逡遁退讓當世以此服之邦后珍瑋以爲儲皐先屈計掾奉我闕一字貢清眇冠乎羣彥德能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固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卅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嬪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于岐嶷闕二字見於垂髫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其哀也故建闕一字共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嗚瑤延以爲至德不紀則鐘鼎奚銘昔姬闕二字

武弟述其兄綜闕四字行於葭陌獨曷敢忘乃刊石以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頤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則傳宣孔業作世模式從政事上忠以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闕一字忠在直俯哭誰訴仰號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右漢郎中鄭固碑歐陽公謂碑文磨滅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予家本磨滅尤甚蓋以去歐公之遠也而隸釋所載文字獨完其云君著君之子延熹元年四月廿四日遭命殞身年四十二則門閥與卒固可考也歐公所錄在隸釋之前面乃云若干字其猶充洽外內實紹德之奧數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闕三字終闕六字常山相暨子氾孫闕二字協闕三字齊闕二字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病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闕九字而允嗣闕八字功存有頃宜口御龍闕一字旌商

周垂昭其隆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宏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闕一字爲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元亮之殊高嶷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宏道躭藝恢籍墳籍探賾研機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節寶眞志諒足以弼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懿聲充宇甸接華彥於汝墳潤枯鑠於荊漢超管鮑之遐蹤信靈諶乎炳煥是以闕一字化泉流芳闕一字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飛肅于鷹揚典刑闕二字軌闕一字帝闕一字其勳遷廬江大守擬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治彌闕一字宏略惠訓亡倦闕二字協闕三字齊闕二字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病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闕九字其猶充洽外內實紹德之奧數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闕三字終闕六字常山相暨子氾孫而允嗣闕八字繼粵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

薛闕七字感靈墠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闕一字同宗闕三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於是鄉闕二字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爲君雖煇名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墳亡闕一字儀問靡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基以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允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祇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闕一字舊穢彼夸毗實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闕一字敷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壅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允祚亡紀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闕一字以永遐祉詒厥孫謀燿于萬祀

右漢廬江大守范式碑式仕漢爲侍御史拜荆州刺史遷守廬江官亦不卑而史氏列之獨行傳中蓋以式之可重者在厚于友誼其官爵固可略也此碑但云篤友足以輔仁及云超管鮑之遐蹤其外更無他語洪丞相謂未足以光顯盛德是已唐李嗣眞書後品以碑爲蔡伯喈書考之碑立于魏明帝青龍三年則非伯喈之筆明矣後鄭氏金石略亦云是蔡公書則又承書品之誤也

金薤琳琅卷八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隋皇甫府君碑
隋龍藏寺碑
隋姚恭公墓誌銘
隋緣果道場塔記
隨柱國左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
君碑
銀青光祿大夫左光祿大夫宏義明公皇甫府

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

夫素秋肅煞勁草標於疾風叔世艱虞忠臣彰
於赴難銜須授命結纓殉國英聲煥乎記牒徽
烈著於旂常豈若豐起蕭墻禍生蕃翰強踰七
國勢重三監其有蹈水火而不辭臨鋒刃而莫
顧激清風於後葉抗名節於當時者見之宏義
明公矣君諱誕字元憲安定朝那人也昔立効
長邱樹績東郡太尉裂壤於槐里司徒胙土于
彤門是以車服旂

悅近來遠變輕訐于雕題伐叛懷柔漸淳化于緩耳蜀王地處維城寄深磐石建旗玉壘作鎮銅梁妙擇奇材以爲僚佐授公益州總管府司法昔梁孝開國首辟鄒陽燕昭建邦肇徵郭隗彼此一也尋除尚書比部侍郎轉刑部侍郎趨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譽重周行俄遷治書侍御史彈違糾慝時絕權豪霜簡直繩俗寢貪競隨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兕網泣辜情

存緩獄授大理少卿公臣細必察同張季之聽理實猛相濟比于公之無冤但禮闈務殷樞轄寄重允膺此職實難其人授尚書右丞洞明政術深曉治方臧否自分條目咸理丁母憂去職哀慟里閭鄰人爲之罷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輟歌孝德則師範彝倫精誠則貫微幽顯雖高曾之至性何以加焉尋詔奪情復其舊任于時山東之地俗阜民澆雖預編民未行聲教詔公持節爲河北河南道安撫大使仍賜米五百石絹五百匹公轺軒布政美冠皇華之篇擁節觀風榮甚繡衣之使事訖反命授尚書左丞然幷州地處參墟城臨晉水作固同于西蜀設險類于東秦（案碑作東秦）寔山河之要衝信蕃服之襟帶邦聲名藉甚精民感化黜吏畏長威屬文帝劍璽空留鑾蹕莫反楊諒率太原之甲擁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亂京城同州吁之挺禍濮上雖無常璧之兆乃懷奪宗之心公備說安危具陳逆

順翻納魏勃之策反被王悍之灾仁壽四年九月溘從運往春秋五十有一葬萬機起殲良之歎百辟興喪予之悲切孔氏之山頹痛楊君之棟折贈柱國左光祿大夫封宏義郡公食邑五千戶謚曰明公禮也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賜帛五千段粟三千石惟公溫潤成性夙表白虹之珍藺緻爲文幼閱五字（案碑下四字闕字作雕龍之采）行已窮于六

之祕說莫不尋其枝葉踐其閫域箭達犀

飾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闕一字救乏同于指囷親識待其舉火進賢方于推轂知已俟以彈冠存信捨原黃金賤于然諾忘身殉難性命輕于鴻毛齊大小于沖襟混寵辱于靈府可謂闕四字案碑作楷模雅俗冠冕時雄者也方當亮采泰階參綜機闕一字豈謂世逢多故運屬道消未展經邦之謀奄鍾非命之酷世子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闕一字案碑作山之下闕三字案碑作仲之闕三字碑作埴平案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乃

雕戈勒石騰實飛聲樹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隴鍾生禁之以樵蘇賈逵之碑魏君歎之以不朽乃作銘曰

闕二十字案碑下半泐主五膺期佐帝運榮經綸執闕字作世逢時翼主珍雲中比陸日下方荀抑揚元闕二十一字名馳碣石聲高建禮珥筆憲臺握蘭文陛分星裂土建侯關國輔藉正人相資懿德中臺輟務晉陽十闕七字案碑下半泐二闕字作王翦桐城師搆難太叔興戎建德効節夷吾盡忠命屯道著身歿名隆牛亭始卜馬鬻初封翠碑刻鳳丹旆圖龍煙下闕

銀青光祿大夫歐闕一字

右隋柱國左光祿大夫皇甫誕碑于志寧撰歐陽詢正書金石錄謂嘗得誕墓志又得此碑與北史及隋書參攷以正史氏之謬又謂碑與墓志所述亦有不同墓志今不得見碑在陝西西安府學不甚缺壞益歐書中之得意者也

隋龍藏寺碑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解脫源深隔愛慈之長河開生死之大海無船求渡既似龜毛無翅願飛還同兎角故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檢麤攝細良資汲引之風挽滿陷深雅得脩行之致若論乾闥之城皆妄芭蕉之樹盡空應化詎眞權假寧實釋迦文闕一字說

闕一字　之闕一字　須菩提豈證果之人然則習因之指安歸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夢誰其受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是故維摩詰具諸佛智燈闕一字之坐斯來舍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業行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若至凡夫之與聖人天堂之與地獄詳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論哉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誦法拔髮翹足變象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邱翻同雹草持律闕三字等霜蓮慧殿

金薩琳琅　卷八　七

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離離綴彩寧勞周客含含奏曲詎假殷人我大隨乘御金輪曷旒玉闕一字上應天命下順民心飛行而建鴻名揖讓而斗大寶匪結農軒之陣誰徇湯武之師稱臣妾者遍於十方弗遇蚩尤之亂執玉帛者盡於萬國無陷防風之禍斯乃天啓至聖大造區域垂衣化俗負扆字民昧旦紫宮終朝青殿道高羲熙德盛虞唐五福咸臻衆貺畢集低邨出月搖漣含風沈璧觀書龍負捫河之紀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圖於是東暨西漸南徂北邁隆禮言洽至樂云和感天地而動鬼神辨尊卑而明貴賤而尚勞已忘倦求衣靡息豈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擾擾蒼生蓋纏仍擁所以金編寶字玉牒綸言滿封盈函雲飛雨散慈愛之旨形于翰墨哀愍之情發于吟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陰陽所生皆蒙鞠養故能津濟率土救護溥天協獎愚迷扶導聲聵遊茲法雨使潤道牙燒此戒香令薰佛慧脩第壹之果建最勝

金薩琳琅　卷八　八

之幢拯既滅之文庶以墜之典忍辱之鎧滿闕二字都微妙之臺充於赤縣豈直道安羅什有寄宏通故亦迦葉曰蓮聖僧斯在龍藏寺者其地蓋近於燕南昔伯珪取其諺言闕三字水母恤往而得寶窺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踐祚靈壬北山登望臺而臨海青山斂霧滌水揚波路款普而適泰途通闕一字而指衢闕二字之落矩步非遙平原之樓規行詎遠尋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閑博敞良爲福地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

子使持節左武衛將闕字　上開府儀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傑世業重于金張器識邁于許郭軍府號爲飛將朝廷稱爲虎臣領袖諸闕一字　冠冕羣儒探賾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御之懃立勳功事勞之績廊廟推其偉器柱石揩其大材自馳傳莅蕃建旗闕二字　招懷歎逸蠲徭復逃亡遠視廣聽貫琮之按冀部賞善戮惡徐邈之處涼州異軫齊奔古今一致下車未幾善政斯歸瞻彼伽藍非因草創

每奉敕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共廣福田公爰啓至誠虔心徙石施逾奉蓋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結瑠璃之寶網絡纓絡之珍臺于是靈刹霞舒寶坊雲搆崢嶸膠葛穹隆譎詭九重壹柱之殿三休七寶之宮彫梁刻桷之奇圖雲畫藻之異白銀成地有類悉覺之談黃金鏤楯非關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窻圓井垂蓮方疎度日曜明瑞于朱戶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遊安養之國簷隱天樹

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鐘于寺內曉相既分見承露于雲表不求牀坐來會之衆何憂次鷄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隨寶祚與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鬼衛乃爲詞曰闕一字　然飲食持鉢之侶爰洎斯文不滅憑于大造誰薰多羅祕藏毗尼覺道斯存種智誰壞煩惱猗歟我皇實宏三寶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施救護心生香樓並搆貝塔俱營充遍世界瀰滿國城憬彼大林當遂向術

於穆州后仁風遐拂金粟施僧珠纓奉佛結瑤葺宇搆瓊架室鳳穴槩日虹梁入雲電飛愈戶雷驚撩勞綺籠金鏤縹壁椒薰綈錦亂色丹素成文髣髴雪宮依悌月殿明室結幌幽堂啓扇闕一字　虎未窺跧龍誰見帶風蕭瑟合煙蔥蒨西臨天井北拒吾臺川谷苞異山林育材蘇秦說反樂毅發奔來鄒魯媿俗汝潁慙能惟此大城瓌異所踐疎鐘響度層磐雲露泫八聖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恆馥法輪常轉

開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慬之 下闕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慬撰而不著書人
名字集古錄謂寺已廢碑在常山府署之
門常山卽今之眞定予近以使事過之聞
府治東二里龍興寺有古銅佛一軀崇七
十二尺閣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與太守
同年李君往遊其閒見殿前一古碑其趺
已沒土中讀之乃公慬案他本皆作公謹此作公慬疑誤
文蓋寺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寺碑在

常山府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
隋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
墓誌銘 并序
廩軍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
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
開二諱辨字思辨武威人也導清源丁渭汭肇
崇搆于軒邱世闕一字斯闕一字五世祖泓爲晉所
滅子孫播越居于武威曾祖讚撫軍闕一字將軍武

涼州詔以公爲行軍闕二字前後衝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又竭空有思梅之闕一字以亡爲存築勳命賞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侯驃騎將軍霍去病闕二字薨如也六年授雲州道水軍總管戈船掩渚巨艦浮川河洨肅闕一字匪日崇墉基跨聳堞相望邊柝弗驚控弦遠逝其年授使持節河闕一字化若神明十年撿校疊州總管河州刺史行疊州刺史事公才略闕三字宏政教安民和衆于是乎在十二年轉授左武

俗易風移政成暮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總管十九年授環州道闕二字總管君屢總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塞胡騎揚塵折衝之任非公闕四字二年授左武候大將軍進爵蔡陽郡開國體量宏達闕二字典義造次弗違虛已推賢始終同致加以雄圖恢廓奇略宏遠氣有倜勇莫之與抗善于御撫得士卒之心長于政術致廉平之美自入統禁旅出闕二字所夙夜匪懈備在布心至於敬友穆親輕財貴義家稟誠孝春以周旋訓不與善遠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舁

將軍左武候大將軍如故三年以母憂去官其年有闕二字孝性自天幾於毀滅僶勉王事杖而後起四年以官方草創授金紫光祿大夫上光祿大夫如故車駕北巡諸蕃朝覲以舊典斜察整肅軍容乃令公闕一字旌門洞張內外肅然事嚴細柳吐谷渾大保五期尼樂周等率衆歸附闕一字鑾輅西幸底定渾國乃以公爲鄯卑道將軍旗鼓所振莫不摧殄俘闕二字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乃獻凱廟庭禮崇備物六軍之長車駕南巡江都以公京師留守職居爪牙任惟心膂出處崇重朝野榮之大業七年三月遘疾十九日薨于京兆郡舍春秋六十有六惟公體量宏達闕二字典義造次弗違虛已推賢始終同致加以雄圖恢廓奇略宏遠氣有倜勇莫之與抗善于御撫得士卒之心長于政術致廉平之美自入統禁旅出闕二字所夙夜匪懈備在布心至於敬友穆親輕財貴義家稟誠孝春以周旋訓不與善遠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舁隆重密勿禁衛知無不爲闕三字威等同進佐大

以其年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闕一字有詔故左屯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姚思廉性理和謹秉心恭慎歷仕閼一字式表哀榮可贈左光祿大夫又蒙賜物八百段粟麥一千石謚曰恭公

祀闕一字長瀾若水遠馥薰風時賢繼及世德斯隆勳王成務啓鞠垂功炳靈不已闕二字冥照落

代徽猷永遠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志稱辨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而死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辨此古人墟墓之文所以必托之名筆豈無意耶

案此碑原刻久不可得今世後人重刊本尚傳於世字雖完好已失此碑眞面目矣南濠所載當是舊搨但不載書撰人姓名文亦殘闕難讀惜無原碑無從考證若以今本足之文義往往不相聯屬至以光祿大夫爲光大夫測不與善爲副與不善其諛甚乃庸妄人所作以欺世者殊不足據因悉仍其闕惟碑題後書撰人二行補錄焉

隨江夏縣緣果道場塼塔下舍利記

夫至理空沖尋求之源悠緬法身寂寞無方之應奄臻至如花蠱未燃駐影酋嵕香薪已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珍龕崔嵬四園之上雲興地

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迹未之湮墜緣果道場者粲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劉端捨宅爲寺有命過僧歸閑梨盡心建造閣梨降自江闕一字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靈驗于是鴻基勝趾締構日新三業薰脩七財具足以今大隨大業九年昭陽之歲江夏縣緣果鄉長劉大懿等遵依敕旨共三鄉仕民奉闕二字齊興道場七層塼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黃慧龔慧俊慧達等兄弟並德闕一字佳雅難兄難弟誓

立五根願宏四事于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于大業三年二月乃于食內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惟視茲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遶久之光明遍室頂戴虔禮日申供養到七年正月俊女雞娘又感二枚斯實迹現難思抑聞圖籍次有弟子李藥王信首宿馳賢才簡疋雖室無瑞井于闕金錢每用放濟居心傾拾爲業以開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於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難捧函如來讚其希有之所知但隋碑之傳世者絕少以寻嗜好之篤集錄之勤三十年閒所得隋碑惟皇

康會瓶寫吳主嗟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衆緣贊助普設大齋方俟七級巍峩接霄房而颺采九盤煜曜韻寶鐸而流聲上資帝朝爰洎遐邇設使芬盡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銷天秋金剛之地巍然敢忘議善乃爲銘曰

華陽眞逸譔

上皇山樵書

悲幽溺息衆權城雄輪火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撫膺雨淚香水一瓣四王與讓八國均持機緣靡隔靈祥俟時坊墳式建屠臨空非因鬼力詎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搖風山移川徙徽業興隆

右隋江夏縣緣果道場塔記無書撰人氏名記中載舍利瑞應之事不一此非吾之所知但隋碑之傳世者絕少以寻嗜好之篤集錄之勤三十年閒所得隋碑惟皇甫府君龍藏寺姚辨墓誌及此而已

瘞鶴銘　并序　原本無今增入

華陽眞逸譔

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畏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有獄五道無關魂隨動泊識剛一字循還至聖何旋此胎禽浮邱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像疑尔淡泊示現無方迎維垂迹等救燒燃通

去鼓華表留形義唯仿佛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閻二字　西竹法里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扃左取曹國右割閻二字山陰爽塏勢掩華亭
爰集眞侶瘞爾作銘
閻一字　岳倣君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眞宰
右梁陶宏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
南之麓下臨江水余宏治甲子嘗遊焦山
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
亦不復見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

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余言嘗
識其處余既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
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踏雪尋之
果得於石壁之下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揭
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
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
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闕而錄其全文好奇
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瘞鶴銘見稱于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僻
在荒寂山僧憚于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
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
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
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
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適者放舟
京口冒雪渡江果得于山石之下親搨以
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閒而僧亦不能隱矣
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
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爲一編名

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
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書

攷都公跋并大石山人題後並見于家退谷先生瘞鶴銘考而此書獨闕豈作于書成之後耶此銘書譜姓名千古莫定而所得字數亦有多寡不同自朝陳滄洲先生本出之沙石之中文義略備南濠所見僅二十字不加如何今依退谷先生本錄之即跋中所云銘幾何而錄其全文好奇之意也汪日葵識

金薤琳琅卷九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洛陽令鄭府君碑

唐杳冥君銘

唐郎官石記序

唐故洛州洛陽縣令鄭府君碑

觀夫道周通變青史嶽其德庸業濟彝倫丹圖叙其景象所以昭晉長世葳蕤大流而樹聲之缺一字爰存相質之端蓋闕使夫觀巨仲之行者

勵思齊之高懷隨會之功者識與歸之坐著爲不朽文在茲乎公諱敞字仲高滎陽開封人澧鎬爲都彌鄗獻邑作邦作對衆圄謀朝之謂才乃公乃侯服冕乘軒之謂貴門高階峻慶積祚流太尉卑躬置屏風而入坐尚書納諫曳革履而昇朝思元之憂圄恤平卿之刺邪矯枉百世之盛莫之與京高祖先護後魏雍州刺史尚書石僕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公行高軍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侍中滎陽守襄城公祖大仕隨上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將軍渠州刺史襄城公並文藝武節光圄贊時方龍舟於巨川得騏驥於大路父仁基隨通事舍生研深機以開務邁宏操以範俗公降巖廟之宏器蹈珠玉之朗節化其羽翼既收四見之奇伐其條枚匪辭一覩之速貞觀七垂制策高第甹越州都督府參軍事探其洞穴史悳識微禹之功步彼高衢而子得遺風之乘入陰左傾軍衛兵曹又

遷潞州司功參軍事六軍七校戎政孔殷十命三牒缺五字府邑之靈氣流滎波之純液直躬正色清嚴凜乎秋霜抱質懷文英穎彬於夏采挹損以宏己寵辱若驚靖恭以臨生敬慎如祭缺四字宗望推重召爲通事舍生留疾不拜轉瀛州清苑令公以爲立長以爲宦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於是明察以斷忠信以寬幹利息機則俗化醇厚浮末不興則生用豐殷而以立身清逾十仞言必顧義寶過盈尺故生有神明之敬缺一字

有父母之親欣詠終朝石碑在頌又爲岐州雍縣令政如清苑亦有德碑又除益州新繁令加朝散大夫入爲司禮員外郎增秩小黃歸大夫之顯祿拔奇禮學綜郎官之明祀轉駕部郎中檢校洛陽令俾乂都生掌傜聲政京大師衆梦疎網闊情有萬源道難一貫公綜理殷劇馭煩以簡高義侔於昇雲明道著於夏㊁旌發伏隱察銖兩之妇導揚滯美盡銜筴之利化其善教戎生楚言懷其令聲蟹匡猛績加以勵精聽斷

之術側席俊秀之才棱威於七貴五侯滅私於四隱六戚令生除雪既察孝廉行馬療寒卽收門士權豪由其斂手雞犬所以罕音王涣已來政風曠絕稱職之美復存於公朝以爲能屈除洛陽縣令無何丁太夫生憂服勤過禮執喪惟病冈極之心應於木石天降大慼光覆不追春秋六十九儀鳳三垂十一月十七㊁終於萬垂縣之來庭里第嗚呼哀哉粤以大周久視元垂龍集庚子六月戊寅朔七㊁甲申遷窆於洛陽北邙山之平樂原禮也惟公履仁居德韞風懷雅宏達不器包容無方膂隩之深則幽室十扉洞房百牖言行之重則商湯之駟夏后之璜故能參神明以長生順㊁月以曜物剛直以斷金之精也溫潤以潔玉之符也方弼承帝則運平而機致君唐虞之上書美荊越之竹豈徒校才班伯願試定襄之煩比義野王求領長安之劇而信順原本此下空十三字非碑脫也攷諸本皆然俟獲原碑補入而逾毀陽烏假道過峻岐而不息崩鵩慕於霜露歸

精靈於缺一字辰昔鄭相云亡捨玦悲於東里羊公既歿罷市慟於南州瞻古揆今不之遠也飾終以薄遺令在言時服絢編書與揪衣而共下含珠連玉同瓦器而不藏長子朝議大夫行果州司功參軍諝第二子越州都督府士曹參軍諶第三子符寶郎諶第四子太子典設郎誨第五子宋州司功參軍訢等罄節勵行彥士高其式模積學儲寶詞生貴其淵洽州閭化其邕穆神明通其孝悌思所以揚德來裔垂文永乖託之

不刊以申冈極我聞有命敢作銘云
遷周從彌爲公作伯漢台晉衮邦基政本繼期
生慙時惟我君猶彼靈鳳翰飛紫氛行高德廣
如山如雲會不助順慘悪留斯文北山伐石西邙
負土撤殯毀宗遷車奠祖羣子克孝墳塋終古
蓼哉長號誰謂荼苦
大周久視元年六月七日建鳳閣舍人河東薛稷爲文并自書丹
右唐洛陽令鄭敞碑薛稷撰譔并正書碑稱

敞上世皆爲顯官而敞之爲令綽有政績
惜乎唐史無傳稷譔此碑在武氏久視元
年故碑中之字如地作坓天作乔人作垔
臣作悆國作圀授作㪷正作甽日作㘝年
作垂之類皆武氏所製故當時臣下用之
非天子不考文此亦可見武氏僭竊之罪
唐杳冥君銘
悠悠洛邑眇眇伊堙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嶐
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蘿煙其時代攸

徙寧窮姓氏匪辯缺二字誰分朱紫翠墳全歃元
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塋水其二靈跡難訪莫知
其狀彷彿宴臺依俙泉帳草積坵壠松高巖嶂
乃眷幽途彌增悲愴其三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
劒猶存榆錢可識覽物流感缺字三太息欲致禮於

營魂聊寄言於翰墨
太唐神功元年丁酉歲十月一日鳳閣舍
人河東薛稷爲文并書丹
右唐杳冥君銘鳳閣舍人薛稷撰并正書
此銘集古錄不載歐陽公蓋未之見趙氏
金石錄雖列其目而云無書譔人姓名則
亦不知其爲稷也
銘文但云悠悠洛邑眇眇伊堙又云靈跡
難訪莫知其狀則稷未嘗眞知墓地蓋汎
然而銘之耳後讀陳子昂集見其冥寞君
墳記云皇帝冈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
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屬曲欲開石
室營壽宮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燒瓦

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劒一銅椀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棺撥之應手灰滅卽具物備容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冥君云

觀子昂文則墳嘗發於武氏揜而錫之以名亦武氏也夫以殘酷不仁之人而能爲此此固死者之幸但稷曰杳冥冥無二義也蓋杳冥冥無二義也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

吳郡張旭書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府六官旣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曆謀廣運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淳曜百辟承寧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行矣夫尚書郎

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並時排金門轔華轂鶯蹌鳳跱肩隨武接而不因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

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

右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右司員外郎陳九言譔張長史正書歐陽公謂長史以草

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會南豐謂其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元王文定公謂張公得草聖不傳之妙其眞書在唐乃復精絕顏魯公書學氣侔造化楷法蓋得之於公又謂其字體似出歐虞自成一家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長史蘇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刓剝兵火後不復存矣元商德符云石刻舊在京兆今亡觀明之及商氏之說則此刻在宋元固已艱得予家所藏本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

金薤琳琅卷九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臧侍書碑

唐元靖李先生碑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侍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翰林待詔光祿卿李秀巖篆額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彊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僖哀二伯既納忠於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緒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碑空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恤允之慶世祀宜哉公卽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

朗挺犇灑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爾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莅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略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元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乂俄拜左衞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

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王駿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狠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紿之曰我爲臧懷恪勅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懷恩父設之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封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殿斃軍州悚慄疇敢不祇鉄字一爲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衞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于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委承任使操行遒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

衞大將軍卽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衞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衞左郎將劒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衞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衞將軍贈楊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

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郎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蕚蘭玉之姿英威犖傀礪之質而希讓識度宏遠器謀沈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勳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糾綏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肅宗以公有謀

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侯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已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靈悲於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搆出有藩條之寄人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閒出自天寶距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于今滋繁衍瀰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於他族者矣

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嘗察之歡故公之世家曾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鼎以規殺貴言立時稱聖爲仁昭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缺一字光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鷙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棱妙窮金匱謀猷泉寫翰墨風馳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旄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謣謣連柱精貫雲日氣雄鉦鼓秋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漫窮裔隨降幾干野靜沙雪風恬塞

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全天
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
遵幽扃是即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
暮無色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
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簪纓萬
古千祀瞻言涕零

右唐臧尚書墓碑顏魯公撰并正書尚書
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開少傳
予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

旭希忱希歆希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
希讓至魯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
碑書七子官爵與此不同

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宏以孝
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
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雅陳桂陽王

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
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感博學好古雅修彭聃
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
篤順缺一字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
琅邪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睟
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羈丱好靜處誦習墳典
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
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
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
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練師於王屋
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綠核古今該
明奥旨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
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篡修
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
齎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
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
數焉元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翦

焉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遲遲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

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習妙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遘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一亟散生於松石之閒詔俾先生於申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逾嶽其官徭以

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五葉矣皆總習妙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遘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空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

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眞淳業行高古道
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
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
風而問昔稱於皇帝望山而請今見於元宗矣
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
周易爲潔淨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
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
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

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元宗詔山人王旻強
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
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
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樸
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眞卿
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
德結慕元徽遂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
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於眞卿恩眷綢繆足
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
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洎大歷六年眞卿罷刺臨
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
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
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洎郭閎等以先生茂
烈芳猷願銘金石乃遊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
眞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
嘗接采眞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
曷足辯於鴻蒙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
元旨元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
靈芝効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廟雲靡
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
實日形解孰云坐忘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
陵遷厥跡彌光

大歷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吳崇休鐫

右唐元靖李先生碑顏魯公撰并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

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逐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金薤琳琅卷十一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

南陽岑勛撰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粵妙法蓮華諸佛之祕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宏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九母高氏久而無娠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熊羆之兆誕彌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葷茹髫齔不爲童遊道樹萌牙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籙也進具之年昇座

講法頓收珍藏異窮子之疾七面論寶山無化
城而可息爾後因靜夜諷誦至多寶塔品身心
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
遍滿空界行勤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
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
塔既而許王璀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
首咸捨珍財禪師以爲輯莊嚴之因資爽塏之
地利見于福默議於心時于福有懷忽禪師忽
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

灑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
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
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即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
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
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
歡愜負畚荷插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
灑以香水隱以金鎚我能竭誠工乃用壯禪師
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精行道衆聞天樂
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創

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帝夢七
月十三日勑內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
入寺見塔禮問禪師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日
腸錢五十 一作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
雖先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
明永平之日大化初流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
建同符千古昭有烈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
積庀徒度財功百其倍矣至二載勑中使楊順
景宣旨令禪師於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撼

僧事備法儀宸瞻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千疋
聖札飛毫動雲龍之氣象天文挂塔駐日月之
光輝至四載塔事將就表請慶齋歸功帝力時
僧道四部會逾萬人有五色雲圍輔塔頂衆盡
瞻覩莫不崩悅大哉觀佛之光利用賓于法王
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之可頓心遊
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強不
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
木未熱得火何階凡我七僧共懷一志晝夜塔

下誦持法華香煙不斷經聲遞續烟以爲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恩旨許爲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晝普賢變於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剌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夜壑無變度門劫算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爲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載勑內侍吳懷實賜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宏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成因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主上握至道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宸衷非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倬彼寶

塔爲章梵宮經始之功眞僧是葺克成之業聖主斯崇爾其爲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蓋偃下欻崛以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曖曖其靜深旁赫赫以宏敞礎承陛琅玕綵檻玉楹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栱反宇環其璧瑞坤靈鼎屬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復肩挈擊鳥肘擐修蛇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有奭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鐍窺奧祕二尊分座疑對鷲山千帙發題若覩龍

藏金碧炅晃環珮葳蕤至於刻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爾來寂寥罕弊眞要法不可以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華之教也開元關於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門駈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

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峯嗟乎三界之沈痾久矣佛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兒也岳瀆之秀冰雪之姿果脣具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即之溫覩相未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之祕蹟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帝選或行密衆師共宏開示之宗盡揚圓常之理門人莊蔣如嚴靈悟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合朴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園繞夫發行者因因回則福廣起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爲於有爲通解脫於文字舉事微理含毫強名偈曰

佛有妙法比象蓮華圓頓深入眞淨無取慧通法界福利恒沙而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宏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薦臻靈感歸我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天府學

趙思儁判官內府丞車沖檢校僧義方河南史華刻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唐岑勛撰顏眞卿正書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碑今在陝西西安府學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望一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字　一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晝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威足畏也然美則美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

矣然而終始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裒邱之會徵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泉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眞卿竊聞

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

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讌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則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

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蒙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未詶對僕射權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猶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按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缺一字意傷甚況再於公堂渴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倆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斁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缺一字以對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英乂書世所謂爭坐位帖此其草藁也世人重其書故草草之筆亦摹刻之人其可以不立德邪

金薤琳琅卷十一

金薤琳琅卷十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嵩岳少林寺碑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唐少林寺戒壇銘

唐嵩岳少林寺碑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

正平縣開國子裴灌文并書

原夫星垂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缺一字宮神跡蘊三靈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籠羣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惠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鴈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大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緱山北跱亘宛洛之天門潁水南流連荊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陁者天竺人也空心元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

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繙
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
取給公府法師廼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
飜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爲約苦心精力俾夜作
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來金口之說連
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柏之蕭森北拒深崖覆
筠篁之冥密煙花濃鬱聖下天香泉籟清音曉
傳空樂跋陁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
來斯證寤寐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

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聞漢使之談
浮于泗濱徒入夏王之貢管絃風夜合清響於
中天鍾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
勒那翻譯經論遊集刹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
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
存周武帝建德中缺一字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
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
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廼於兩京各立
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即

此寺也隨高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惟此
寺名特缺一字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
普洽山林學徒歸依者衆其柏谷屯地一百頃
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
限眞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
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歸然獨
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
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羣峯合沓深谷逶迤複
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俯傍臨鳥道居晉成

塢在齊爲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
立峯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休
期受千齡之景命掃長蛇爲食之患拯生人塗
炭之災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
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瞻之
所往辯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
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
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敎兼承寵錫賜地四十頃
永碾一具卽柏谷莊是也迨海宇既平憲章云

始僞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洞曉二門遠該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瑞見璿圖肇啓初欲呈祥寶殿纔興遽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敬咸亨中乘輿戾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幡象及施物永淳中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顧鶴電搏遊龍神草競秀於椒塗雲泉迴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壘分輝

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爲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抽筍塔院後復有藤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藤生處修理階陛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修造自爾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陁疏置業造神微皇家尊崇事光幽祕珍符荐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累聖屬心每頒渥澤王言宸翰既疊暎於鷄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壑皇上睿圖廣運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繹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搆之跡

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鐫勒梵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銜奇於篆素鍾繇蔡雍虛致美於綃簡日者明勑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宅邁羅閱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曾是國土崇絕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剎矣高僧賜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子惠可禪師等元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勤律師虛求一義洞之後有明遵慈雲元素智勤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眞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爲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遠勢元蹤文翰煥然

宗塗易曉景龍中勑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八
數內有闕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
聯華林遠接武星霜殆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
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遊息禪林
德鑒神珠戒成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
道缺一字茲爲勝殿二室迴合八谷潺湲地匝員
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瞰喬林金刹寶鈴上
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
長地久不傳忉利之宮劫盡塵微孰記鐵圍之

會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或頌金
仙之德聿宣了義遠喻無制眞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妾見飛奔正心蘊櫃昏途
莫曉淨根將墜樂於蓋纓若安夢寐丞哉大聖
降跡閻浮潛迴寶軸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
降柔紺宮西闕白馬東流逃因愽生悟爲信起
玉刹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惟
眞相湛然攸止巖巖嵩嶺河洛巨鎭下屬九溪
上千千仞天磴重阻仙都清峻式劖招提是資

誘進婉彼上德載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
孝文申敬恩錫仍加經營宴室迴出雲霞中岳
北阯嵩高西麓斜界玉池洞開柏谷紆餘崗澗
連延水木鬱起旃檀云誰卜築吾師苦行清修
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繩直椒塗水香
散花有地棲禪得方解空應眞默識開士乘盂
遊集振錫戾止翻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
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隨劫火遞起魔風
競吹法身咸翳淨國同隳或聞興復詎振崩離
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宏福慶式遏
懿茲上界式儲神筆雲搖大圍鸞迴少室草垂
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候能仁跋陁降德
稠公有隣厥後眞侶更傳了因辯才高行無替
清塵倬焉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
芳越蘅杜淨踰冰雪遠締津梁無非苦節顯上

靈岳山開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貞石靡刊靈花常遍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右唐嵩岳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漼撰并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於尊也予正德癸酉嘗遊嵩岳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摩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即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摩洞洞有石達摩面之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摩爲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爲秦王時寺之僧擒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予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予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譔

聖善寺沙門勤　缺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凝而不生湛爾常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一缺字沙界無量國土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鄆州恒農縣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典宿植

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泛如也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舅氏掾于高平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喻其炯然目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缺一字副乎夙心無何習禪次於龐塢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眞貫理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旣淨色

身亦如始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虛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夫如是孰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粤開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予不示以疾洎然而終苦霧晦黃於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吾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干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

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丕發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燈然千萬燈乎彼上人者嶷然倬立以定慧爲藏以涅槃爲山圓通於不注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今則終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則物換況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跡而不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

金薩琳琅

識浪汨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毉王爲大禪伯岳立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曠色身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面者唯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右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誌大理評事崔琪譔會善寺沙門行書而缺其名予向遊少林愛其中碑刻時值大雪命人撥之此其一也或誚予好奇之過而不知予之所

得抑亦多矣

少林寺戒壇銘　并序

三藏法師義淨製

粤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綱維寺主義奘上缺一字智寶都維那大舉法濟禪師及徒衆缺一字以少林山寺重結戒壇欲令受戒懺儀共遵其處遂乃遠之都下屈諸大德慇懃致缺一字延就山門是時我老苾芻義淨及護律師瑳禪師思禪師恂禪師暉律師恪律師威律

師等既至寺所解舊結新僉議此邊缺一字爲小界標相永定冀無疑惑于時護鶯珍之缺一字士無召自來缺一字草結之英賢不期而會數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繫頸珠俱修缺一字足誠五濁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虛往實歸紹隆無替庶乎缺一字田屢改長存立石之基砂界時遷無爽布金之地恐田成碧海嶺變青川逃此結辰乃爲銘曰

羯磨法在聖教不淪式傳金口是敬是遵目觀

西域杖錫東缺一字靚盛事而隨喜聊刊紀乎斯文

書

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南館學生張傑

金薤琳琅卷十三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幽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騎都尉臣朱子奢奉勅撰

大哉乾元寒暑違而成歲赫矣上聖禪代乖而爲道斯則淳源既往弧矢開戡翦之利天下爲公揖讓盛皇王之業是知聖無自我不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而義行豈好異哉蓋因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提象繼天理物張八極叶

五緯坐元扈遊翠爲受昭華而錫天佩觀榮河而巡溫洛補石於媧皇之世貢山於文命之初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寅丑順天地而財成奄寓縣而光宅斯固神宗與氾水一致文祖將垝野同歸者也隨政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闕天瘥地反馭朽無秋駕之術履薄罕春冰之懼竭人力於醉飽輕神器於奕棊玉杯非黎黿之用金柱乃驕淫之靡旌蹕遍天下馳道窮華裏暴師韓濊宿兵遼碣貪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寶

益騶之乘騖燕山而不息龍鼉之梁泛蒼波其無已五岳維塵山川咸震大盜負其扃鐍長鯨衝其漏網爻胄不能匡其衈衣冠無以靜其亂伊尹去而夏亡辛甲奔而殷滅人怨神怒衆叛親離觸瑟無漢臣之忠夢驂成秦宮之酷於是九畿幅裂竊名假號四方圍視蜂飛蝟結赤眉起劉樊之衆白梃奮陳吳之兵徇趙北而圖王反淮南而稱帝鉤爪鋸牙遞相吞滅茫茫禹迹溝瀆無歸蒼蒼彼天何其罔極若乃崇替相襲

天地恒共道靈貺所歸三五更其運是以秦人九州之險成五幡之暴推鋒東嚮結壘西夏同言乖庶企景來蘇薛舉往因天隙偷安隴坻藉臺之珠畢散於邦國諸侯之玉不留於服御眷之先覺有隗囂之逃謬遊魂放命豕突幽梁雖大風之作梗青邱有苗之稱亂丹浦均強比逆異代同年豈不以道喪鶉居讓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開者乎是以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七征翦暴壽華之澤戮凶絕轡之野非文德之可綏乃雄略之攸震天子躬御武節親總元戎灑沈災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清天步倚長劍以肅威佇中區以俯矚運投水轉規之智蓄禮

樂慈愛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總天關天梁之
術驅駕韓白鞭擊雷電命招搖以啓行詔參伐
以前掃殉義之士聽鼓聲而竊誓蹈恩之衆望
旌笏而張膽呼吸則河海沸盪指麾則崑岱掎
拔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掩骼之仁將
欲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宏其自革而
茅旌不建輿櫬莫從告捨既違行迷遂往吠堯
之犬終成桀用刺由之客俱爲跖徒鳥啄獸窮
來犯鋒刃比角爭觝豈亭長之攸制于時攝提在歲

非折箠之可笞黃鍾紀月義勇同奮賁育爭先下神兵於九天
決敵圖於萬里逆順斯懸轟然大潰僵尸蔽莽
委甲成山擁秦涇而不流投過澗而自滿焚巢
掃窟野無遺簇正傾旻於西北紐缺地於東南
卷氛祲於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載櫜
於武庫五兵罷用偃伯於靈臺分蒔旆於應畢
誓山河於將率帝圖咸舉邦政斯澄革汚俗於
維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德懷之以仁義
春雨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罔深湯帝之慈焚
書下漢王之詔布以新政刑用輕典四海之內
靡然向風八荒之表奔走無斁卻塞蹄林之北
開郡銅柱之南苑蔥山而池鹽澤踰盤木而跨
熱阪鄉生環海自入提封方朔炎洲同歸王會
豈止茵鶴短獨西鶼東鰈之貢而已哉若夫至
人忘已義期拯物黃屋非汾水之榮元珪豈具
茨之貴聖道運而不積神功爲而莫宰雖復大

橫固祉長發啓祥猶且置璽陳謙避河爲讓道
外天下情遺尊極而嚴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
符命儻來歷數之期安避仰追上元之心俯順
域中之請然後履乘石握神珠開黃玉之圖臨
紫辰之位冠百王而稱首與三代而同風巍巍
乎蕩蕩乎粵不可名也於是衢室闢扉賓門啓
路延攬英彥鑒昧幽仄用人不偏於世族得賢
無棄於農瑣故非熊非羆致光景之佐爲舟爲
楫獲嘗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訏謨
崇臺非一木之枝珍裘乃千金之腋濟濟多士

皇家以寧重以制禮作樂移風也勝殘去殺刑
措也藏金舜嶺菲膳堯宮雉褰非先王之服寶
馬豈鸞旗之用運元覽以照物推赤心以期下
萬方罪已軫推溝之慮百姓爲心順天從之欲
若乃上嗣重光之美元艮萬國棣華聯萼之宗
本支百世咸幼陶慈訓言提自昔奉審喻於宸
極得樂善於軒殿非藉保傅之勤寧因師友之
力踰啓誦而高視越鄒嚲而上征既而休氣和
年祥風薦社威鳳爲寶麟趾遊郊若煙非煙浮

曉空而下映似月非月麗宵天而成象禎不絕
書靈無遁迹猗與偉與事高圖史至於登輿下
聲省方巡岳應感必彰形言彌著道盛金奏每
盈玉簡叶虞思於泉涌諧神契於日用陋柏梁
之詞掩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抑
又聞之義農遐邈軒項悠緬絶傳信於故老非
取接於聞見百世可知斯言殆息七代更立求
之豈易今之視昔遥然未覩將何以分素青於
三后辨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觀羣帝

得茂實於千古驗英聲於萬葉斯道何哉將由
孔某登岱紀金繩者七十管仲對齊陳玉檢者
十二亦有漢廓帝圖魏開王業樹豐碑於泗水
譔貞石於繁昌莫不垂鴻名騰顯號播休風於
六儛歌盛德於九韶與天壤而無窮懸貞明而
可久刊勒之美不其懋與然則事止寰中道缺二
字外未辨西方之聖莫知東被之法求眞之理
我則未聞雖御辯崆峒非趨涅盤之岸乘雲谷
口寧遊波若之門莫不同陟耶山俱沈業浪生
死無際苦集相因詎照重昏之日誰翦稠林之
樹比夫眞如實相解脫妙津道王三千功彌百
億何異吹劍首於雷門巢蚊睫於鵬運者哉是
知伊蘭無實冇爲終假漂溺四流遭迴九結踐
畏塗而卒歲趨捷徑其長往大夢無曉可爲歎
息粤若能仁深宏慈獎雖寂泊爲道無來無去
乘機誘發垣璽必追住一子地開方便門翔八
正道示如來藏飄香風於有頂灑甘露於無邊
慧炬明而幽夜朗法橋搆而馮河息但爲仁由

已履道自衷表立影從因果非外今我所以仰
勝緣於十號紀武功於七德眞俗二諦兼而兩
之皇上昔居因地早宏誓力應迹忍土荷負羣
生屬憂火燎原稽天方割颺林無自靜之木震
海豈澄源之水東戡西翦南征北怨旄鉞所次
酣戰茲邦君輕散千金之賞士重酬九死之命
莫不競凌鋒鏑爭赴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
略而兵凶戰危時或殞喪褒衰不顧結纓荒野
忠爲令德没有餘雄同鞏金薤琳琅　卷十三　八
茲日有懷亮烈用切旒扆仍於戰地爰搆神居
變穢土於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烽罷照慈燈
載朗蠲旌輟警勝幡斯立拔無明於棘林導焦
熱於渴井盡諸有結永除苦際雖復去順效逆
同歸各徒中涓頴從實惟義重而上忍所被旃
檀與利刃兼忘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俱
潤法雨同乘大轅迴向菩提無上平等爾乃仰
圖景缺一字東井躔其分野下料物土西河限其
封域珂戈是錫尸臣啓邦之所豳館斯開公劉
建都之地梁山南枕甘泉東指面雕雲之鬱蓊
想玉樹之青蔥沃野千里平原超忽先王之桑
梓西州之都會於是詔司空相原隰四衢如砥
八道脩通考極星之曜測土圭之景選杞梓於
南郢徵琬琰於西崑匠石奮斤公輸審墨高門
洞啓層甍有亢藻井瞰烟霞之路步櫩拖虹蜺
之色徘徊珠柱陸離璇題春牖前臨秋窻左闢
月殿含影金波上而相照日宮吐曜義和沈而
猶朗何止四柱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
金薤琳琅　卷十三　九
伽尸之水信足上圖駕御脩擬醍醐望鷲山而
非遠想雞林而可卽法徒萃止應供來遊咸珠
戒無缺威儀莫犯杖錫四禪之林攝褒三朗之
路有寶所焉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之爲盛也
雖復高天已燼大海成田我皇基與淨刹終永
永而常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愛火炎崗俱逃
津濟莫導舟航長夜無曉非徒未央於昭十號
四生是愍道王大千智周上忍慧刀已裂化城

斯引教有殊塗乘無異軫甘露朝灑慈雲夕布品物以亨羣迷式悟捷逕坦道耶山啓路不有善權誰澄惡趣炎行弛德廢道毀常玉膂驚欵金宿騰芒俯震瀛壑仰紊乾綱九野鯨奮八極鴟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夢星表曜赤伏開禎大君應歷粵御神兵乃聖乃武如雷如霆於鑾王旅除凶靖暴闢石長驅唐郊大號壞裂逋醜家離涅奠刷野屠秡空山剿盜見危殞轡懷忠死綏驚燐宵遠窮魂夜飛我有慈被深仁莫違

建斯淨域永樹歸依歸依伊何俱消五縛淨域伊何同升妙覺架漢開宇憑虡飾虞丹地嚴金膜鷲山非遠雞林可求七寶低樹八解疏流瑞蓮開曉天花不秋戒定攸息應供來遊凡厥慈衆俱宏上善稠林以闢愛枝爰翦九結冰泮四禪自緬彼岸可歸法輪恒轉金剛不壞瑤祚惟長慧室長湛皇基載昌僧祇可算恒沙易量悠哉天歷永配無彊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譔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錄嘗載其目亦不言爲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爲虞永興書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與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予以使事道邠得搨其本字畫完好若初刻者眞可寶也朱公子鄉先生唐史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薤琳琅卷十四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
唐大達法師元祕碑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
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
晉國公臣裴度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侍
書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
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
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
君若鼇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
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徙京兆曾祖嵩皇岷州
刺史贈澤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

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
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
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梁間元侯宿將見者
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舟豪以馭守遘
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
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
取惟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其以狀聞
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

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
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河涇原四鎮北庭節度
都知兵馬使四面都遊奕使懸識虜態周知地
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驟驟庭而莫展雲出岫
而斯飛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
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
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
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

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轒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推鋒勁銳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

校右僕射餘如故詩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廊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莅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缺一字法缺一字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如通道晉梟獍以清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

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輿爰歸廊氛祓爲祥光摠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二千五百戶公名懾戎主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

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歎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問則言弗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罷時城兵安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詔贈太

師法贈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殁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迺延于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攺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悉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

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愗故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戎拔俗是以似之曰慈右羽林軍將軍曰慤嵐州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堂矣惟大其邱隴鬱彼松楸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傅于墻垣手搏足跱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我師茷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曜古

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辭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永享萬一上天不惠厚突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邱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丕業翳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

卯建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壽拜鳳翔隴右涇原等州副元帥副元帥傳則云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壽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按原本跋語引碑文商華等州副元帥下重出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兵馬副元帥云云計四十三字今節去之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元祕塔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

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裴休撰
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
學士兼判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柳公權書并篆額
元祕塔者大法師端甫缺一字骨之所歸也於戲
爲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
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
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也和尚

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
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出囊中舍利使吞
之缺一字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
大宏法敎言訖而滅旣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
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鍾夫將欲荷如來之菩
提缺一字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

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鑒法師復夢梵僧以
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敎盡貯汝
腹矣缺二字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源
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
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
無何缺一字文殊於淸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
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
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
異於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
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
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鄉響捷迎合上旨皆契
眞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天
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敎有大不思議事當是
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濯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缺二字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
法場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
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眞宗

以毗缺二字政用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元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撰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缺一字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珈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缺二字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方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

寶以致誠缺一字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卽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邱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缺一字輕行者惟和尚而已夫將欲爲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旣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元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卅八門弟子比邱比邱尼約千餘輩或講論元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嶽歇有時堙沒而今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雹趣眞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梏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遂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右唐大達法師元祕碑裴休撰柳公權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遺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已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予之所錄蓋不止於一元祕也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搨本於四明豐解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遭然也因識此漫及之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唐唐興寺碑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守太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國清河崔尚造

缺四字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擇

木書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元道無不在夫如缺四字則無是是缺一字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無非缺一字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缺三字即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缺一字鄉養眞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

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元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缺一字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寫諸泉合瀲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

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缺二字境總括奧祕鬱爲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僊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搆天尊之堂畫日有雲五色浮靄其缺一字三井缺一字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後山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爲虛室以鑒戶起層臺而紊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極眞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此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旭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典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缺一字教戒

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缺二字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缺一字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閬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幺所謂名豈仙格迹在人寰舉

不可測缺一字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爲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元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詞曰

邈彼天台嵬嵬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雲路通眞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壇臺鍊師道入元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飛與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缺一字輸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萬惠超等立

右唐天台山桐柏觀碑尚書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鍊師居此而曰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鍊師之名碑誤書耳予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嘗召子微問其術賜寶琴霞帔還之不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疎脫也

唐朝議大夫行閬喜縣令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于君請移置唐興寺碑并序

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高陽許景先撰

觀道寺主僧師缺一字書

先萬物者始道德爲宗窮言象者以乾坤爲大豈若道洽沙界盤古無以化其跡功包鐵圍缺一字首不能紀其要前後際斷衆妙入於眞乘色

相皆空定慧生於正覺言之不極其波若之蘊乎聞喜唐興寺者我國家草昧之所置也時槩弓矢締搆龍宮懸明鏡於方丈運寶圖於羅衛將祛八難式護四禪乃於西山建斯精舍布金剏徑樹福缺一字衡經始險蹊人跡罕到雖三空屢說給園之衆不俱缺一字解常流方廣之途尚阻旹俗常迷於悲幻聚落不開缺四字使十地空有四生無拯爰初搆趾數十百年舊令因循不改其制長者居士既渴日於寶坊清信比邱徒故絳井邑新田士女溢於康莊象馬闐於里閈

挈餅於締議時縣令朝議大夫東海于公名光庭即銀青光祿大夫瀛州刺史東海郡公士俊之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東海憲公之第五子也承五鼎之華胄稟三辰之粹精陰德未沫亢宗有後在躬而禮義克舉餘力而文章見稱好學多能以爲入官之具清愼寡欲彌見在公之心由也四科參爲一貫理必合於投刃事無遺於下韡故能變蟋蟀之風展蒲盧之化始鄉退而修里我有昌言終里退而修家人無遺善此其操乃有裕彈琴自閑亦既底於王程將又崇於佛事爲蒲之所不及理鄰之所未行加以識洞眞扃智融覺鍵伏忍於三昧懸解於六通身若明珠淋無瑕也心猶平地能生衆善且循調御時見宰官精三異之妙術敷六度之津要由是歷請天府將徒梵宮雙樹移堅固之林八座改耆闍之岫金山赫赫與紫殿而飛來紺宇眇眇化青樓而涌出城池故絳井邑新田士女溢於康莊象馬闐於里閈

一一香蓋懸寶縷之幢種種天花散金燈之地得未曾有聞所未聞方將洗貪欲之腸腎開盲聾之耳目納須彌於小芥詎是難思置海水於虛空未爲希有僉以法雲西蓄佛日有蔀家之昧今智炬東摧迷途昭率復之象豈非如來滅後將有住持時夏縣威神寺法師俗姓張法名忽缺一字其先衣冠出南陽精持律儀薰修戒行德超於四果理貫於三伊大道未行同孔某之歷聘衆生有病等毉王之授手遂乘杯涑缺一字

振錫兆亭扶聾俗於愛河誘焚如於火宅示方便品導波若流亡羊於九部之津去馬於三乘之際莫不爭持寶蓋競解缺三耨池之棟宇爲苦海之舟航起予者商緊我明宰時縣丞清河張佑仁主簿宏農楊浩尉太原王臨尉太原王銑等並瑚璉名器鸞皇勁翮才無滯用政有異聲鄉三老進而言曰今敦禮勸農嘉惠也樹法拯人深慈也我宰君善化前古罕儔豈使浚儀豐碑空銘景行龍宮後偈獨閟徽言載勒堅金永傳沙界銘曰

佛言能淨一刹土是謂世間良福田今我莊嚴招提宇度脫功德海無邊猶如法雲覆羣品亦如佛日在中天皆是宰官惠明德羣毗安樂離苦緣樹碑紀功永不朽銖衣拂石億萬年

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九月壬辰朔二日癸巳建

右唐唐興寺碑殿中侍御史許景先撰寺在山西閻喜縣令于光庭爲移置之景先之文由是而作光庭之在閻喜不聞其有善政而乃汲汲爲僧移寺非賢令也

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勑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并序

昔吾師因地求眞衆魔紛撓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鎭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潛照屆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糺於是釋防東逝爰稱兆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睞繼前賢之令軌爲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舟苦派人能宏道斯之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張姓南陽人也遠近因宦播遷京兆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爲其性相慈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葷腥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卯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爲香

或聚沙爲塔雖飛軒繡轂未嘗顧步月宇香樓怡然忘返高宗天皇大帝乘乾撫運出震披圖虛己求賢明敭待士總章元載夢覩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丹檻迴青蒲廣獻眞誠特蒙褒讚帝乃親授朱紱令處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鸚林之地奉勅於西明剃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既挂三衣俄陪四衆翹勤遽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開梨慈樹森踈悲花照

灼情祛缺一字　漏擁藤井於蓮臺歔化無涯駈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眞乘親蒙付囑自惟薄祐師資早喪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墳塋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鎭後帝城之北里歌鍾沸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遠模忉利樓臺發翠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

數十遍夫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斫乎事眞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陁佛願乘此勝因相生淨域又以般若神呪能令速證菩提彌陁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若呪向盈四万又誦彌陀眞偈十萬餘遍理復使精眞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于行

功唐捐而廢得豈直諸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爲諸重擔攝爾羣生舉洪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復珍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遂逸翫遐征藉良緣而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爲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寶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梁架迴丹楹綺日青瑣延風無春而反井舒花不瞑而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鎭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桂戶彫甍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模圓璫方鏡之奇極人天之巧妙又於堂內造阿彌陁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成像并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三千海目摘華如觀百億或因緇命采有慈氏之全身或散扎馳芳得憂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之魔故亦菩薩憾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勞則生喪栖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上善以遺形御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忘懷形

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病與時侵靈藥弗痊庶器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乾兮何負殲我惟良業也何孤喪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荒涼抑亦哀悼兩宮痛蜂臺之冏寂猶是俯迴天睠載紆仙豪遠降恩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年勅實

際寺主懷惲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
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紲宇領袖緇徒包杖錫
之規模躡乘柽之蹤躅雖已歸寂滅無待於衰
揚然寵洽友于無忘於緝禮可增隆闡大法師
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非修艮因累著故得天
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榮死贈足可光
輝淨刹歷塵芥而長存旌賁元門共河山而永
久弟子大溫國寺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
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靡日猶恐居諸
金薩琳琅　卷十五　十四
易遠淑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元琰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殄妄五分祈眞卽相
離相非身是身猶施慧栰廣濟迷津其一十方化
備雙林滅度三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旣隱徵
言遽敷式啓先慈用資後悟其二芳猷廣被至烈
彌殷青睞演聖白足昇眞遠導芻苾遐宣墨塵
元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猗歟令德遠嗣前英聲
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蓂
落道樹滋榮其四豈圖宿殃俠師資遽亡乾兮何負
金薩琳琅　卷十五　十五
恩光其五邈矣垌野慈顏壙側敬發誠心爰憑淨
域眞容湛粹樓臺鼏巍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
日景子建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
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琰之
語則碑乃惲之徒所撰碑稱惲能誦般若
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緇流之出
金薩琳琅　卷十五　十六
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按南濠跋謂無書撰人姓名攷碑題下有懷惲及書四字弁州王氏竟以爲懷惲撰及書今據碑文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龍及弟子思莊等敬想清徽勒茲元琰謂唐宗召居上寺元和禪師姓謝諡大覺元和初憲宗塔溺水此云及書建塔而以爲幸耶然此亦臆度之見當後懷惲追及書前懷惲碑而以爲幸耶豈是好事者續書之耳但不知南濠藏本何以無此四字

金薤琳琅卷十六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剚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乎文缺一字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天下倚平合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缺二字那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參軍祖宏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嚙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缺二字讀坟壙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

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趍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眞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

要近驟至於斯其敢慮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天后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勅使馳赦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

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閒問罪事缺一字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旬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粤五日兼右庶子壽加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

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壽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嘗領兵鷙多據洞不賓公

之下車無敢不蔟彼之風俗缺一字趙苟簡苟茨竹楊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燬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旋千甓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缺一字軍貴倖泣辭訴帝帝嗟歎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崤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金薩琳琅　卷十六　五

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鳲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搆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明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摸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金薩琳琅　卷十六　六

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缺二字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詼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間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

公迎拜道左元宗親駐龍輝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博物米粟常數有加器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佴公而歿

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瓌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悊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開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殷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乎色蠭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昇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貞珉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

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傑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恬衛閒氣星辰降茫蠭然山立鑿爾金鉶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昔

宛易沖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
貳軺琅琊賦嘯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
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扆驟列繡裳
簉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
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
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
穹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
貳臧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
瑣闥時維夕郎悉心糺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

于襄兼刺貝邱朋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俯牆
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既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
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紬銀黃元宗登儲
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諑相翔厥男撓政累奏
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斂滋南荒俚師
咸酰茅楙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
拜命卽裝路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入座
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睢舒謇謇終始洗洗
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如漿狂豎
犯關兇渠旣戕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
右揆決決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
康強方崇饋酳孤映縑紬天不憖遺萎哲壞梁

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罷賈舂仍絕糧乃贈
太尉飾終禮洊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
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
煌煌高墳崔嵬鉅鹿劇矣森梢捐宰樹線繞連岡
碣竪萬古翕相

大歷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

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趙
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
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
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

元末安西都護趙合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
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有名其後節度范
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
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
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
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
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
非不受也元宗深加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
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

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
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
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
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
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
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僱刻字之工成
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
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

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
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
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
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
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
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
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
父舅賢相也落噭於此豈可面乎遂贈以駝馬
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

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
奬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二年春三月吏部尙書

顏眞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畧八字碑
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
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歎舊史不載
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于
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壠纍然類
皆堙滅而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

尙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顔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缺二字之祖贈那州刺史爲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于唐令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顔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直隸之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敕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碑作馳道險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貴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罷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顔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汙洽流

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明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稽車騎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貴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罷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顔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汙洽流

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按范致君跋謂碑側完好無缺惟前碑缺九字攷之捐本良然但細玩此碑字畫似似已磨滅重經開刻者故碑文與此書所載時有小異至如前碑所云無敢不虔原本作無敢不畏伻公而攷又內史令勅公出失勅公二字皆南濠繕錄之誤今並據碑訂正焉

金薤琳琅卷十七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唐姜嫄公劉廟碑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并序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浮錄甲帝命元夷疏刜滄而正乾綱鑵陵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貳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分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沖和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一闕字其勢不以清濁汩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

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閟宮有洫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閒風颸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禩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憑焉虛潮潛通動植茲

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望下清四時一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危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景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記豪翰光昭厥美云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譔兵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闕二字崇乎祀典封茲

字濯纓撰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

雜物之銘并序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

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
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
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
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
履玉珮爲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
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
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
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

望壇臨事壘土栅慢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
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
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
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
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
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擾非
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七箸（按碑本箸字下磨滅似闕一字用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
驚馳念茲悟茲（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沈幣雙舫之也）爲余有意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
于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
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右唐濟瀆北海壇器物銘濟源縣令張洗
撰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
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
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作於貞元

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爲開元且碑載
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
齋郎考之唐書百官志五岳四瀆令各一
人主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
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
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
同耳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高鄂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詣

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
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
王之十代祖也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履之載
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
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皆有以全度
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

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邰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
必出之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
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
成萬代永賴舜以舊庸命禹禹讓于稷皐咎繇
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曰朕德罔克人
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大禹所
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字闕一夏有天下載祀四
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

有天下載祀八百后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
澆季而咎繇字闕一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
止乃以無疆之歷命我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
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字闕一文武之烈
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厥初生
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寧曰不寧失官而奔於戎
狄不寧之孫曰公劉字闕二於豳居以平西戎以
篤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
德於周公劉有德於豳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

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
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字闕二邠寧節度觀
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
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
之烈烈字闕四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啓行
一戰弓矢橐於內卒乘墟而知禮風俗康而卻
野覩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
神喧字闕二甚於市廛柰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

鼓舞之事神而不
祐而不知懌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
闕一字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囂瀆易之俾
中夫札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
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闕二字
既而卜遷粤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
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謐之
勝材則楩邊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闕一字則
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

之考艮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
於是祗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
實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已任不亦厚乎夫神聰
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
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闕一字汙之水而君子
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慤潔之
以齊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
焉夫子曰某禱久矣抑爲尚書張公以文武之
憲純一之艮知無不爲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

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
來一門四人闕三字方繼踵勳績爲時心膂所資
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
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
記尚闕將恐滯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
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
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忍
何賢乎公劉曰肇宅豳土何闕二字豳土曰平戎

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
閟閟朝合蹕塵暮開蚩蚩羣盱屑屑徘徊瀆禮
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
暴禁兵戢惟此墉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
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
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張
瑄篆額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
試大理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
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
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尚書郎出
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大
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蓋州人
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并序

安定梁昇卿篆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遊東孤竹君之子
也自歷載所記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
是故君老於位命立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
請以不嗣遂相與義退遯逃西周當是時也帝
殷不滅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戴于周周武王
秉白髦杖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略所以龔罰
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于時推忠臣之誠明
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漉血且夫大運不以

肯曠達節不以義屈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
得以無主於是討罪于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
志眞也檢身操也建侯裁難不可以闕也以臣
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
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
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
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先于
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
茂德載在策府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
附義退曰能賢則宋穆之言延陵之行也道無
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尚伯成之高也慮必
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居夷佚之放也聲垂
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辭也此數
公者至於黜榮保讓亦爲盛矣兼之固君臣之
分以愛其節則易可以同議也所謂繼之者忠
矣杖之者義矣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
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以加百代爲之憲越大
梁歲行于是邦遇縣宰太原王公惠工訓農勸

學敬教碁業頓以繫賴四方咨於作則邑臨末
周人悅有化以爲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
何以圖不朽示來者而已遂因簡力考餘時經
始是齊敦崇舊規嚴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
前載揚懿烈使駿光熊熊彰紀事也以哲學乎
舊史氏請隲其文固不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或夷分殷實荒德莫業于主人神
疑兮帝用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犇義
貞名垂分神農虞夏氏已沒易所惟分斲石千

秋間風規分

黃鉞不降志

開元十有三年惟一月既望刊立衛鶴趙
禮范謙刻字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孔子廟堂碑

破邪論序

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
勅撰并書

司馬并州牧太子左千闕一字率兼檢
校交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
作聖元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
斯著神闕一字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
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翦闕五字質文殊致進
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
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闕二字威刑法陽春而
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
闕六字預帝王之錄遠跡闕一字史之儔而德侔覆
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

理盡性光前絕後垂範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也夫子膺闕二字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之
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
道也固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并吞九邱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辯談之而不及于時天律浸微

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歎時嘉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
季孟之間羞論五伯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
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弊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元覽不極應物如響辯飛轡於石面
驗集隼於金楹觸舟既曉專車能對識圖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
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

身牖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
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
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
峻嶽已隤尚使泗水却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
於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

下及金冊斯誤玉磬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
黃初式遵故訓宗聖疏爵允輯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有筐篚蘋蘩與
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飛蜩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
絕面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熄燼重宏至敎允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
哉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

天兩地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
戰爰整戎衣用扶興闕字一神謀不測妙算無遺
宏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君道於
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元珪乘石之尊朱戶
渠門之錫禮儀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三睠命
闕四字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
雜圖而御六辯寅奉上元肅恭清廟宵衣昃食
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機問安之誠彌篤孝治
要道於斯爲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俗淳厚日

月所照無思不服憬闕字一獯戎爲患自古周道
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下冊徒勤六月
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凌滋甚皇威
所被犂頟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充仞蒙街
填委外廐開閑已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
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煙浮漢榮光莫河
楷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唫納隍
皁宮菲食輕徭薄賦甄陶反樸抵璧藏金革爲
垂風緌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遂古克已思治

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爲括羽
成器必在膠痺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廼入神
妙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
垂裒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
發綵綸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
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爲襄聖侯乃命經營惟
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
壯鳳甍鴛其特起龍栱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
暉丹檻宵宵崇邃悠悠虛白闕字二寫狀妙絶人

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
跱龍蹲猶臨咫尺筦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
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禮禮盛服既覩仲由侃
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
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蕊槐
市總翠成帷清滌元酒致敬於茲日合武釋菜
無絶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
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宏大訓
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

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綵既染白玉已彫資覆匱以成山導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宏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元風於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背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猶鏘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黄道之側聿興壯觀用崇明祀

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乃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虚式揚茂實敢陳無舞詠廼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寔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邱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羲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邁焉高軌三川倒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鑑海躍長鯨解敝去佩晉燼儒坑篡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

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鏗耾鐘律韻潔齋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牲牷讓席獵纓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宜金石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壞邪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彦超再建

安祚刻字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今

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搨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眞迹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實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眞迹故鮮有知是說者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一豈繩墨所知實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宥冥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莫不獻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累業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流連清輸發摘微隱比地方春

川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尒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羣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峪峒焉迴構巖崖闕二劇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博、贍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憀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衞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

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
凡測聖之塋責以俗校眞之咎引文證理非道
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輳亂旗靡丟解
冰銷入室有操昂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
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
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
逍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
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
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
爾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
之筆惟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
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得見之豈非幸
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經其說不暇深究
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錄之

金薤琳琅卷十九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
德副使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楊承和譔并書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
從來百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

萬靈有感必通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
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
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質（闕一字）天
地而（闕一字）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
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
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
之表月立萬象以尊天因喻發揚導茲外飾有
言子貢賢於仲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闕一字）子
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

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覩秋毫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豪擬於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珊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同一字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即迦毗合人拘鄰貴族皆辭搖金刹名振鐵圍驅六城如衆鳥之避鷹鸇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狼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

之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即知覺逐滅生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祛外緣於現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溟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於幻強立眞假會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啓夢象教東來思玉毫而闕一字掊驚寐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即言說文字皆解脫

相有是經處即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邦家重器居繁不亂兼總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胄清愼爲戈矛跡尚彤闈名高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璋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白日以揚光

戴青天而翼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
遇蔡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干戈在野天心恐
師老矣而誅翦未就乃命公撫衆觀敵審度遲
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
利萬物以車塵相屬參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
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卽濤生
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間之情卽趙楷穿楊楚
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既張我車亦
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驅蓄

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維旌旆
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爲鋒鋩詐
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晝掩沙河葛
伯之賊夜遁合流肯波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
雷勢同激電似霜霰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
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
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迴曲官軍圍郾城我鼓
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
如芻豢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樓滿空矢

石相接經四十日燔火失籌人無鬬心畏夏日
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遂公正馬視師
撫納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啓關按
轡而入醜類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
爾言爾本吉人也何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
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臍與尸覆族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澤潤心宣化清耳能
悅生避禍者畜聽之曰明明天子清問下人不
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臣節難全犯

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精靈念
其疳疣實可憫惻然違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
汝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
不幸而爲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
謹闕一字　曰皇上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
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
大文敎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天下大理嘗欲
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一方不
能安時處順守衞中國而罪罟自結厲階爾祟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況天德好生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汙荡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等久遵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爛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行咸睠無辜器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萬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俘方因惡鳥巢傾折翼於此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

牖捧造化之關捷勲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直以沽名子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年天睠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印授兵符司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元流酌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國寫古今翻譯大小

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刹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鏕王羊並驚各行軌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豐敞作制惟永壯我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于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逃繩墨之下于是彩棟霞張彫楹雲布朱扉洞啓縹壁含光羽族棲于綺窻鱗介遊于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蟜之梁藥叉命徒競戴岌峩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曲其跡又于堂內造轉輪經藏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搆逶迤闕一字緣立無數花幢窈比兆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奪眞鵷鵠若飛而不飛虹蜺似走而不走欒櫨榱比雜之以琳琅楝桷駢羅

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璀錯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覩之炫目公輸閟之奇闕二字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于是方表含輪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狀德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尚者闕二字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疎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天仙之類周匝其旁自壁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薤琳琅　卷十九　八

金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煩於音律五色闕二字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虞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朱戺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奇閒宮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羣藝畢象工歸八龍闕一字軒四王護閣雨霑香砌何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

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若德豈同聖代則而行之伏惟長慶文武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授賜坐超湯禹立並羲軒駈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委權如荷邱山

金薤琳琅　卷十九　九

蕭艾空竊於春陽螻蟻每慙於雲雨修特闕二字允奉穹蒼上黷晃旒伏增鶩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畎澮宗于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光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闕一字戒上續於恩光啓導法涯永資於德澤帝曰俞卿以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歲公荷寵之

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
言宣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
人御斯信馬爲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
持正念調伏其心爲國傳經乃至無算陛下得
佛祕印行最上乘於多劫中爲人父母遂令釋
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寶雨而潤及四海一
字　香雲而蔭乎千界一字　天之下孰不蒙益受
益之利上集一人伏願寶歷天齊金輪嶽固永
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帝悅依奏公曰克

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
副右監門衞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
蓬茨劣人跡度卑淺無當時應用之効有僻陋
至愚之累靈波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厠
下風聞可道之言覩可行之行紳不暇何以
褒稱至如走光塵俟嘉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
葦闕一字　其德美愚人不敢當公不聽又辭曰抑
短羽齊九皐之翰殊不驚人使弊足追萬里之
跡豈宜及遠雖沖霄有路且力小未遂況遂日
無功而敢煩鞠躬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繳俎
之割策鈍當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
盡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迎維之國飯王
聖子有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
高談四諦能拔一毛普現一切阿脩羅目
所睇微塵刹土凝心所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
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三乘並舉惘悵
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羣魔愁詟歸軟歸軟

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聚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情靈潛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
藏諸不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儀周遊宗炳漢操之
卽存捨之卽亡如來寶印付囑我唐必正墜典
克續頹綱法雨一潤佛日重光眞諦所歸域中
之大無爲所及宇宙之外幽宗默識元機暗會
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既崇其化邠國欽承久積
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出彼夢宅
如上岡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作

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
雲赴壽山澤歸福海層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
斯立舒光耀彩樹彼勝因舉茲爽塏順生攝生
從俗出俗因機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儆材力
豐足購地闕一字　金開堦累玉大匠誨人必先規
矩大按原本闕一字今據碑作巧　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
所度十圍之松備于制作鉏飭土木海物交錯
藻井舒蓮含芳吐蕚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
金薤琳琅　卷十九　十二
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谷浮彩榮濱既美且良
悉得其眞寶樹成行寶堦上聳善安不拔善高
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抱擁蓋若天垂花如地涌
實以方外四門不扃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金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
燈傳一光夜按原本闕一字今據碑作浮　素魄晝助紅芒齊
明隱顯等鑒行藏齊平潤久心直燃長忍鎧常
穿四魔不脅智劍常拔三災不怯何以奉佛剎
郍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金薤琳琅卷十九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唐顏少保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脩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癢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把背邪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于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

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一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懸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于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于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于壇側元宗從之

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傳云麓姑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城南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杜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書在今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譔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眞而復以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閒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城南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杜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
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譔并
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昔孔悝有夾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
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
述豈仁乎論而譔之敢不祇懼君諱惟貞字叔
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
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
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燭泰有芝貞漢有異
肆安樂其後喪亂譜諜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
臺青徐二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
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
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
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

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過江已
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
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
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
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
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
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
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弒一慟而
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鎭西記
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
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
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
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
字介著家訓廿篇寃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
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
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
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

楊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王後黃門生皇泰王記室諱思魯懋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懋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師古相時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讀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簫鈞濟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鳴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脩國史遷秘書少監參知機務與岑文本同受詔撰晉書畢加通直散騎常侍賜爵彭城縣男尋拜中書侍郎兼修國史尋轉黃門侍郎參預朝政監脩國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彭城縣公尋以疾遜位授崇文館學士特進行太子詹事改封郕國公永徽二年薨於家年七十有二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元捷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于殷中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校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柾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口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

太子文學以親白五爲訪察使魏奉古等所薦
王邸初開盛選寮屬拜薛王友杜國伯姊御史
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
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
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才生明遘疾
而歿敎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
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
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

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眞卿表謝肅宗批荅云
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
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
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鬢器紆青雲業載史臣
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
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
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
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
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
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鈎舌支解而終贈太子
太保謚曰忠節眞卿表謝肅宗批荅云自羯胡
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
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
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窮若無人歷數其罪手
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
之曜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
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
仁厚絕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
幼輿眞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

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
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于銓庭爲
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眞卿時
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
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
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
幹富平尉眞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醞藉通
班漢左清道兵曹眞卿早孤蒙伯父泉允南親
自敎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

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
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藏敦實孝
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
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濠州
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士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
司馬季明子幹沛謝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
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濟好屬
文翹華正顒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校書頲
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朝怡滔渾允濟揩逸
靚不

九日不食頡河陽尉覲鳳翔參軍頲工小楷洗
馬頎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覲
並沒蠻襲明徵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
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楊之翮有德行
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覲頗工文襄陽尉勰
有文行宏文進士顒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
男穎清介勤學侍郎蔣冽賞其判京兆兵曹襲
金鄉男頎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浚儀尉頎
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

頎左率倉曹碩祕書正字頲有吏幹歙州錄事
參軍曲阜男頎好爲詩富陽尉顒好爲文常州
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羣從揚庭賾
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
溫之澂之澹之揩挺援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
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
韶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
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頲庭注後漢
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揩逸靚不

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溫之
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鏻邈道以清白稱其餘咸
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
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
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聖代
紛綸盛美遂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
墜其事以本聿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
之主員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既荷無疆之休
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邠顏公子封郯稱附庸亞孔聖浴沂風
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兒疾感蛇童
鄰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
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情而終咨記室游湘東
嗟御正藥移忠泉黃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
四穆叔史牢籠袞華州詁訓通小祕監盛名鴻
維少保文翰工花綴赤五袞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

八月己未眞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
壬子男頵封沂水縣男碩新泰縣男姪男
頊丞縣男頲費縣男頫鄒縣男微軀官階
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
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